墨子閒詁

ロ12
503
2

東京都立
學校圖書
波
53
2

墨子閒詁卷三

瑞安孫詒讓

尚同上第十一 尚亦與上通漢書藝文志作上同注如淳云言皆同可以治也趙岐孟子章指云墨子尚作上

子元同質而違中亦與上同注如淳畢云楊倞注荀子尚作上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 道藏本刑作形字通蓋其語人異義 俞云此本作古者民始生未有政長之時蓋其語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中篇文同可據訂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 蘇云茲滋古通用是書皆作茲詒讓案說文艸部云茲艸木多益水部云滋益也古正作茲今相承作滋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是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 畢云非也是舊作非今以意改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 小爾雅廣言云虧損也至有餘力不能以相

勞爾雅釋詁云勞勤也孟子滕文公篇趙注云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即此相勞之義瘠死餘財不以相分倘賢下作瘠臭餘財亦聲近畢云舊本死俱作列非說文云死腐也或从歹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夫明虐天下之所以亂者說文虍部云虐哼虐也此借爲乎字生於無政長畢云政當爲正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王云選下有擇字而今本脫之下文及中下二篇皆作選擇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同立以爲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爲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萬國畢云說文云畫界也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已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正長爾雅釋詁云正長也書立政云立民長伯立政政與正同此正長即中篇所云左右將軍大夫及鄉里之長與上文正長通天子諸侯言者異淮南子脩務訓云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爲天下強掩弱衆暴寡詐欺愚侵佔懷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爲一人聰明而不足以徧燭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絕國殊俗僻遠幽閒之處不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隱事國無遺利蓋本此書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畢云而與如同王引之云而猶與也言善與不善也而與聲之轉故莊子外物篇與其譽堯而非桀大宗師篇與作而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薦之畢云則一本作必詒讓案傍與訪通王訓爲徧非也義詳中篇上同而不下比者樂記鄭注云比猶同也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意若聞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過弗規諫下有善弗傍薦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韓非子難三篇云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

譬之所及也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宣毀罰之所及也與此說略同上以此爲賞罰甚明察以審信以審信見中篇案王校是也今據正是故里長者里之仁人也此禮地官六遂所屬里異里長發政里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其鄉長鄉長之所是必皆是之鄉長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行則鄉何說以亂哉察鄉之所治者何也善行學鄉長之善行則鄉長發政鄉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國君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則國何說以亂哉察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國君唯能壹同

所下據下文當有以字鄉長唯能壹同鄉之義壹中下篇並作一字通是以鄉治也鄉長者鄉之仁人也鄉長發政鄉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國君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則國何說以亂哉察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國君唯能壹同於天子而不上同天子舊本作一蘇云一當作子俞云與而相似故誤一夫同下篇使天下之民而字乃夫字之誤夫字篆書作而一律可證戴云依中云當如蘇說詁讓案蘇戴校是也今據正則蓄猶未去也蓄上依中篇當有天字之假音蓄不耕田也見說文今若天飄風苦雨玉云今若天天當爲夫夫與天字相似篇內又多天字故夫誤爲天今若夫猶言今夫兼愛篇曰百姓之所皆難也又曰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又曰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爲

國之義是以國治也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

也不可勝計也鴻烈覽冥篇曰今若夫申韓商鞅之爲治也皆其證矣詒讓案王說亦通但中篇云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雪霜雨露不時五穀不孰六畜不遂疾菑戾疫飄風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罰也則此天字似非謂文爾雅釋言云遇風爲飄詩大雅何人斯毛傳云飄風暴起之風釋文云疾風也左莊四年傳云春無麥禾秋無苦雨杜注云霖雨爲人所患苦禮記月令云苦雨數至五穀不滋 **溱溱而至者** 畢云溱同臻太平御覽作臻史記三王世家云西溱月氏正義云溱音臻詒讓案溱溱言風雨之盛也詩小雅無羊云室家溱溱毛傳云溱溱衆也廣雅釋言云蓁蓁盛也溱蓁聲同字通中篇作薦臻 **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不上同於天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聖王爲五刑請以治其民** 俞云請字衍文古者聖王爲五刑以治其民十一字爲一句中篇曰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是其證也詒讓案請與誠通此書誠多作請詳下篇俞以爲衍文非 **譬若絲縷之有紀** 畢云說文糸部云統紀也禮記樂記鄭注云紀總要之名也禮器云紀散而衆亂注云絲縷之數有紀 **罔罟之有綱** 畢云說文云綱紘繩也所 **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

俞云所下奪以字所以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若無以字則不成義中篇曰將以逆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彼云將以此云所以文法雖異而實同

尚同中第十二

子墨子曰方今之時復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 易雜卦傳云復反也謂反而考之古之民始生之時 **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相交非也** 畿云當從上篇作交相非也 **內之父子兄弟作怨讐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餘力不以相勞隱匿良道不以相教腐死餘財不以相分** 畢云死舊作列見上 **天下之亂也至如禽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

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立以爲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既以立矣以爲唯其耳目之請畢云請當爲情下同顧云史記樂書情文俱盡徐廣曰古情字或假借作請諸子中多有此比洪云列子說符篇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張湛注請當作情荀子成相篇聽之經明其請楊倞注請當爲情言古文以心字篆文似字形近故情字多爲請不能獨一同天下之義是故選擇天下贊閱賢良聖知辯慧之人漢書東方朔傳顏注云贊進也太玄經范望注云閱簡也置以爲三公與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三公既[illegible]立矣以爲天下博大山林遠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分天下俞云靡當爲歷字之誤也大戴記五帝德篇歷離日月星辰是歷與離同義此云歷分天下與彼云歷離日月星辰文義正同若作靡字則無義矣非攻下篇禹既已克有三苗禹磨爲山川別物上下天志中篇磨爲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兩磨字皆磨字之誤磨即歷之段字也設以爲萬諸侯國君使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國君既已立矣又以爲唯其耳目之請不能一同其國之義是故擇其國之賢者置以爲左右將軍大夫將軍謂卿也周禮夏官時矣國亦皆以卿爲將通謂之將軍非攻中篇云晉有六將軍郤六卿也管子立政篇云將軍大夫以朝水經河水酈道元注引竹書紀年云邯鄲命將軍大夫適將軍大夫以遠至乎鄉里之子代吏皆貂服並稱聊大夫爲將軍大夫而試後文云遠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長下尚賢上篇云遠至乎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之衆四鄙之萌人皆竟皆競爲義與此文例正同與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天子諸侯之君天子子疑當作下民之正長既已定矣天子爲發政施教曰凡聞見善者必以告其上聞見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已有善傍薦之祭義云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鄭注云薦上也傍當爲訪之借字二字皆从方得聲古多通用魯問篇云所謂忠告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己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外匡其邪而入其善尚同而無下比與此上下文義

並略同可證傍薦之義上篇亦同王云已字義不可通已當爲民字之誤也傍傍皆溥也徧也說文廣溥也廣與傍通言民有善則眾共薦之若堯典所云帥錫也上篇曰上有過則規下有義則傍薦之下亦民也詒讓案此已字可通不必依上篇改下王失檢參問篇文故不得其解

上有過規諫之尙同義其上義當作乎下文云尙同乎鄉長尙同乎國君可證**而毋有下比之心**管子小匡篇云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尹注云下與有眾脅比而掩蓋之

上得則賞之萬民聞則譽之意若聞見善不以告其上聞見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不能是上之所非不能非已有善不能傍薦之王云已亦民之誤非**上有過不能規諫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則誅罰之萬民聞則非毀之故古者聖王之爲刑政賞譽也甚明察以審信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罰是故里長順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義

里長既同其里之義率其里之萬民以尙同乎鄉長曰凡里之萬民皆尙同乎鄉長而不敢下比鄉長之所是必亦是之鄉長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而不善行鄉長固鄉之賢者也舉鄉人以法鄉長夫鄉何說而不治哉察鄉長之所以治鄉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鄉之義是以鄉治鄉長治其鄉而鄉既已治矣王云舊本脫鄉長治三字下文曰國君治其國而國既已治矣今據補案王校是也蘇說同**有率其鄉萬民**有讀爲又下並同**以尙同乎國君曰凡鄉之萬民皆上同乎國君而不敢下比國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國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國君之善也舉國人以法國君夫國何說而不治

哉察國君之所以治國而國治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國之義是以國治國君治其國而既已治矣有率其國之萬民以尚同乎天子曰凡國之萬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舉天下之萬民以法天子夫天下何說而不治哉 惟云下舊作子一本如此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夫既尚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者則天菑將猶未止也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 王云天亦夫字之誤降字則因下文降罰而衍詒讓案大降二字蓋涵貫下文言之王說未塙 雪霜雨露不時五穀不孰 道藏本國語齊語云犧牲不略則作孰非 六畜不遂 牛羊遂韋注云遂長也

疾菑戾疫 漢書食貨志顏注云戾惡氣也案戾疫即兼愛下篇之癘疫戾癘一聲之轉畢云戾淩字之假音亦通 飄風苦雨荐臻而至者 荐薦同毛詩大雅節南山傳云薦重也爾雅釋詁云臻仍也仍與至釋文引京房荐作薦 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而舊本誤不今據道藏本正天志中篇同 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萬民齊戒沐浴 齊道藏本作齋 潔爲酒醴粢盛 畢云本書多作絜俗从水 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潔 周禮宮人鄭注云蠲絜也呂氏春秋尊師篇云臨飲食必蠲絜 犧牲不敢不腯肥 曲禮云豚曰腯肥鄭注云腯亦肥也腯充貌也左桓六年傳云吾牲牷肥腯又云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 珪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 珪璧有度若考工記玉人云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之屬是也幣帛有度若漢書食貨志云周法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周禮內宰鄭注引天子巡守禮云制幣丈八尺純四丈是也王制云布帛幅廣狹不中度量不粥

於市春秋祭祀不敢失時幾聽獄不敢不中畢云幾讀如關市譏命云畢以幾字屬下聽獄不敢不中讀然關市與獄訟不當并爲一事殆失之矣幾字仍當屬上讀幾者期也詩楚茨篇如幾如式毛傳訓幾爲期是也不敢失時幾者不敢失時期也國語周語注曰期將事之曰也是期以日言不敢失時并不敢失日故曰不敢失時幾分財不敢不均居處不敢怠慢曰其爲正長若此是故上者天鬼有厚乎其爲政長也下云天鬼之所深厚而能彊從事焉萬民有便利乎其爲政長也下云天鬼之所深厚上疑挩深字則此厚上者天鬼以下至此凡三十八字舊本誤入下文則王云自上者天鬼以下今移置於此而能彊從事焉舊本脫能字今據下文補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從乙補天鬼之福可得也萬民之親可得也其爲政若此是以謀事得畢云舊脫此字據後文增舉事成入守固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尚同爲政者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今天下之人曰方今之時王云自出誅勝以下至此凡三十八字舊本誤入上文上者天鬼之上今移置於此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從乙正天下之正長猶未廢乎天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亂者何故之以也子墨子曰方今之時之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譬之若有苗之以五刑然畢云苗舊作典據下改昔者聖王制爲五刑書肇作典僞孔傳云五刑墨則荆宮大辟畢云文選注引此云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疑此閒脫文以治天下此即下五殺之刑以亂天下俞云之術字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之道畢云當云道之詔讓案下文兩云之道此疑不到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畢云孔書作弗用靈制音同錢大昕云古書弗與不同否即不字靈練聲相近緇衣引作匪用命命當是令之譌令與靈古文多通用令靈皆有善義鄭康成注禮解爲政令似違王鳴盛云古音靈讀若連故轉爲練也折與制古字亦通古文論語云片言可以折獄魯論折作制是也段玉裁云靈作練者雙聲也依墨子上下文觀之練亦訓善與孔正同緇衣作命者古靈令通用皆

訓善令之爲命字之岐誤也詒讓案僞孔傳云三苗之主頑凶若民習蚩尤之惡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三苗帝堯所誅呂刑及緇衣孔疏引書鄭注云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爲居於西裔者三國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君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時又竄之後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後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又鄭緇衣注云命謂政令也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制制之以嚴刑乃作五虐蚩尤之刑以是爲法案鄭書禮二注不同書注與此合於義爲長彼國策魏策吳起云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爲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史記吳起傳作左洞庭右彭蠡五帝本紀張守節正義據彼云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案古三苗國當在今湖南湖北境 唯作五殺之刑曰法 僞孔傳云虐殺義相同詒讓案呂刑下文云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劕椓黥則止四刑書堯典孔疏引今文夏侯等書作臏宮割劓頭鹿剔臏一宮割二劓三頭鹿剔四亦無五刑以呂刑五刑之辟校之惟少大辟疑即以殺戮該大辟矣 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則不善故遂以爲五殺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唯口出好興戎 蘇云出書讓案術令當是說命之叚字禮記緇衣云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鄭注云兌當爲說謂殷高宗之臣傅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尚書篇名也羞猶辱也惟口起辱當慎言語也案此文與彼引兌命辭義相類術說令命音並相近必一書之大大禹謨疏繆殊甚近儒辯古文書者亦皆不知其爲說命佚文故爲表出之僞孔傳云好謂賞善戒謂伐惡言口榮辱之主 則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則不善也善用口者以爲讒賊寇戎則此豈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爲讒賊寇戎故古者之置正長也將以治民也譬之若絲縷之有紀而罔罟之有綱也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 王云運役二字義不可通當依上篇作連收連收二字正承絲縷罔罟而言 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 劉畢云相年當爲拒年 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

公否用泰也 論語子罕皇疏云泰驕泰也王引之云否非也輕大夫師長 畢云輕當爲卿盧云下篇作奉以字誤也 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 辯辨字通周易集解引易鄭注云辯分也謂分授以職使治天均王念孫釋辯爲徧未嘗詳下篇詩大雅篤南山秉國之均毛傳云均平也莊子寓言篇云天均者天倪也非此義下篇作治天明又案王引之尚書述聞據廣雅釋詁訓此辯爲使則辯義重復亦不可從 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 王云佚上有游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下篇曰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是其證游佚即佚佚語之轉耳 將以爲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 此與上下畢云錯讀如舉措文例不合疑當作富貧眾寡 安危治亂也故古者聖王之爲若此 戴云爲下疑脫政字 今王公大人之爲刑政則反此 戴云刑政與正同字衍 政以爲便譬 政以爲便譬三句戴云政以爲便譬父兄故舊宗於族之誤 宗於父兄故舊宗於疑宗族之誤 以爲左右置以爲正長 戴云以爲左右置以爲正長便譬誤寫在宗字上以爲左右上之立字又誤作政政以爲三字又誤在句首故不可通便譬謂巧爲譬喻見公羊定四年疏引論語鄭注或當爲便辟亦通宗讀爲是崇立字與正相似故誤爲正又誤沾支旁耳 諸讓案戴說未塙 民知上置正長之非正以治民也 戴云非下正字衍 是以皆比周隱匿 比周詳前篇 而莫肯尚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義若苟上下不同義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足以沮暴何以知其然也曰上唯毋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 王云唯與雖同諸讓案毋語詞詳尚賢中篇 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眾之所非曰人眾與處於眾得非則是雖使得上之賞未足以勸乎上唯毋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眾之所譽曰人眾與處於眾得譽則是雖使得上之罰未足以沮乎若立而爲

政乎國家爲民正長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沮暴（沮暴當有足以二字）則是不與鄉吾本言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同乎若有正長與無正長之時同則此非所以治民一眾之道故古者聖王唯而審以尚同（畢云而讀與能同舊脫審字文選注引作能審以尚同今據增）以爲正長是故上下情請爲通（畢云文選注引作是故上下通情舊脫故字今據增王云此本作是上下通情而誤顧校同俞云惟以爲正長句亦有衍字下文故上下請通請即情字也墨子書多以請爲情今作情請爲通者後人旁記情字而寫者遂誤入正文又涉上文以爲正長而衍爲字耳文選東京賦注引情通作通情者乃涉賦文曰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它故異物焉曰唯能以尚同爲政者也然則此文當云唯而審以尚同爲政上下不應矣且既云審以尚同又云以爲正長一句中兩用以字義亦未安上文曰其爲正長若此是故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尚同爲政者也然則爲正長以人言爲政以事言明爲正長者當以尚同爲政也若作尚同以爲正長即失其義矣下篇云聖王皆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亦其

曰證也案俞校未塙）上有隱事遺利（隱事遺利與節葬篇隱謀遺利義同）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積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數千萬里之外有爲善者其室人未偏知鄉里未偏聞天子得而賞之數千萬里之外有爲不善者其室人未偏知鄉里未偏聞天子得而罰之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恐懼振動惕慄不敢爲淫暴曰天子之視聽也神（畢云子舊作下一本如此）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視聽使人之吻助己言談（說文口部云吻口邊也以上非命下篇云今天下之士君子之爲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喉舌而利其脣吻也吻與吻字同）使人之心助己思慮使人之股肱助己動作助之視聽者眾則其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眾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荀子富國篇云拊循之楊注云拊與撫同撫循愍悅之也）助之思慮者眾則其謀度速得矣

王云謀度上不當有謀字蓋涉上文言謀而衍案王說是也蘇說同**助之動作者眾**郎其舉事**速成矣**舊本其在舉下蘇云當作則其舉事速成矣俞云此本作郎其舉事速成矣上文三言則其此言郎其郎則古通用也今作郎舉事者誤案俞說是也今據乙**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焉**異物猶言異事韓非子右儲說上篇云晉文公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顓頊之眷也**曰唯能以尚同爲政者也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古書詩書多互倂**載來見彼王**詩載見敘云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毛傳云載始也鄭箋云諸侯始見武王同詩君子謂見成王也畢云一本作載見辟王同詩**聿求厥章**道藏本聿字鈌蘇云聿詩作曰詔讒案聿曰古通用鄭箋云求車服禮儀之文章制度也**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所加莫敢不賓**爾雅釋詁云賓服也**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廣雅釋詁云紛亂也謂不敢變亂天子之教令**詩曰我馬維駱**爾雅釋畜云白馬黑鬣駱六

轡沃若毛詩衛風氓傳云沃若猶沃沃然**載駟載驅周爰咨度**毛詩小雅皇皇者華傳云咨禮義所宜爲度**又曰我馬維騏**毛詩魯頌駉傳云蒼蔡曰騏**六轡若絲**毛傳云言調忍也蘇云者蔡曰騏**載駟載驅周爰咨謀**毛傳云咨事之難易爲謀**郎此語也**王云郎此詩作如則同語猶言也則此語三字文義直貫至以告天子而止則語下不當有也字凡墨子書用則此語三字者語下皆無也字此蓋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與不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是以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則此尚同之功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王云請郎誠字案說詳節葬下篇俞云請上奪中字墨子書多以請爲情中請郎中情也下篇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是其證也後人不知請之當讀爲情故誤刪中字耳尚賢篇曰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中實亦郎中情也**眾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當若尚同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畢云當云此爲政之本也俞云若字衍文不可

不察上奪說字此下奪爲政二字當據下篇補詒讓案畢命
校是也惟若字實非衍文當若猶言當如尚賢中篇云故當
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使能爲政也兼愛下篇
云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非
攻下篇云當若繁爲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也又云故當若
非攻之爲說而將不可不察者此也節葬下篇云故當若節
喪之爲政而不可不察此者也明鬼下篇云當若鬼神之有
也將不可不尊明也非命下篇云當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
強非也皆其證俞
以若爲衍文失之

尚同下第十三畢云中興書目云一本自親士至上同
凡十三篇者即此已上諸篇非有異本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計國家百姓所以治者而爲之必
計國家百姓之所以亂者而辟之畢云辟同避然計國家百姓之
所以治者何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
何以知其然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是明於民之善非也
若苟明於民之善非也畢云若苟二字舊倒據下文改則得善人而賞之得

暴人而罰之也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上之爲政也不
得下之情則是不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於民之善非
則是不得善人而賞之不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不賞而暴人
不罰爲政若此國眾必亂故賞不得下之情蘇云賞下當脫罰字俞校同
而不可不察者也俞云而不可當作不可而猶言不可以也然計得下之情將奈
何可故子墨子曰唯能以尚同一義之可而爲政於天下也
尚同一義之可而爲政於天下也而陳壽祺讀爲能今案而亦猶以也說詳尚賢下篇
下文諸侯可而治其國家君可而治其家同然胡不審稽古之治爲政之說乎王云
然猶則也然胡不則胡不也俞云治字乃始字之誤下文曰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云云是從古之始爲政者說
故此云胡不審稽古之始爲政之說乎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爲
人戴云此人字讀如人偶之人若苟百姓爲人是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

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衆不可勝計也則其所謂義者
亦不可勝計此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鬬而薄
者有爭畢云薄舊作此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上天下二字
疑當作天畢云文選注引作古者同天之義文選注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此作上聖立爲天子益李善所改
易曰又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注引則竝與此同天子以其
知力爲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爲三公三公又以
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
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內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爲卿
之宰之猶與也卿之宰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其君也是以
選擇其次立而爲鄉長鄉長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
卿之宰鄉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擇當依中篇讀爲措將使
助治亂刑政也治下亂字疑衍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
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王云說字義不可通說當爲逸
乃作后王君公否用逸是其證否猶非也說見尚賢下僞古文說命
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即用墨子而小變
其文詒讓案王說是也僞孔傳云言立國設都立君臣上下
不使有位者逸豫民舊本助治天下上言立之主使治民
助字衍唯辯而使助治天明也唯辯讀爲徧古徧字多作辯天
明天之明道也哀二年左傳曰二三子順天明言所以設此
卿士師長者唯徧使助治天道也中篇作維辯使治天均詒
讓案王謂下助字衍是也今據刪辯當訓爲分王讀爲徧尚
未得其義左傳哀二年孔疏釋天明爲天之明道即王說所
本大戴禮記虞戴德篇云法于天明開施教于民左昭二十
五年傳云則天之明並略同僞古文書說命作惟以亂民疑僞孔讀天明爲天民今此何爲人上而
不能治其下爲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則是上下相賊也賊舊本譌
賤今依王校正說詳尚賢中篇蘇云賤當作殘或殘賊二字各脫其偏傍非何故以然則義不同

也若苟義不同者有黨上以若人爲善將賞之畢云賞舊作毀一本如此若人唯使得上之賞唯雖字通而辟百姓之毀辟避字亦同後文辟避錯出是以爲善者必未可使勸見有賞也上以若人爲暴將罰之若人唯使得上之罰而懷百姓之譽是以爲暴者必未可使沮見有罰也故計上之賞譽不足以勸善計其毀罰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然舊本挩此六字王云此何故以然是問詞則義不同也是苔詞然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柰何可又是問詞舊脫中六字則上下文皆不可通矣今據上文補案王校是也今從之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柰何可故子墨子言曰然胡不賞使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王云賞字義不可通賞當爲嘗嘗賞字相似又涉上下文賞罰而誤使家君三字則涉下文使家君而衍既言用家君則不得又言使家君胡不嘗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作一句讀詒讓案王校是矣然下文說國君發憲布令則云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義以尚同於國君說天子發憲布令則云

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尚同於天子則此文疑亦當云胡不嘗使家人總其身之義以尚同於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前後文例乃相應盖今本胡不嘗使家下挩十一字使家君三字非衍文也發憲猶言布憲憲者法也非命上篇云先王之書所以出憲布施百姓者憲也曰若見愛利家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家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家以告亦猶愛利家者也上得且賞之眾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家不以告亦猶惡賊家者也上得且罰之眾聞則非之是以徧若家之人畢云徧舊作禍一本如此下同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辟其毀罰是以善言之不善言之畢云四字一本有舊脫家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之賞而暴人之罰則家必治矣然計若家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家既已治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國之爲家數也甚多國之舊本作天下畢云天下下當脫之字一本作國之詒讓案國之是下文云天下之爲

國數也甚多則此不當作天下明矣今據正此皆是其家而非人之家是以厚者有亂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義畢云舊脫此字一本有以尚同於國君國君亦爲發憲布令於國之衆曰若見愛利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國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國以告者亦猶愛利國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偏若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民見善者言之見不善者言之國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矣然計若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能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國既已治矣天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之爲國數也甚多此皆是其國畢云舊脫其字一本有而非人之國是以厚者有戰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尚同於天子舊本以下有義字畢云一本無此字是俞云下義字衍文上文云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義以尚同於國君下文云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尚同是其證也上下文竝言總而此言選選亦總也詩猗嗟篇舞則選兮毛傳訓選爲齊選其國之義猶齊其國之義曰總曰選文異而義同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任不齊字選是選有齊義賈子等齊篇曰撰然齊等撰與選通戴說同案一本是也今據刪天子亦爲發憲布令於天下之衆曰若見愛利天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天下者亦以告若見愛利天下以告者亦猶愛利天下者也上得則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天下者也上得且罰之畢云且一本作則衆聞則非之是以偏天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見善不善者告之天子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天

下必治矣然計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畢云一本無而字非而同能天下既已治畢云既一本作計非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尚同於天舊本天下亦作天子俞云當作天子又總天下之義見上下文案俞校是也今據正故當尚同之爲說也同舊本作用蓋與下文互譌蘇云用當作同是也今據正尚用之天子舊本用作同涉上句而誤今據下文改案王校是也今從之蘇云當作上用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王引之云而與以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治讓案王說是也詳尚賢下篇小用之家君可而治其家矣王引之云小用之當作下用之與尚用之中用之對文下文小用之則與大用之對文今本下用作小用者即涉下文小用之而誤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寇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橫者畢云爾雅云寇閟也猶云無閟王云畢說非也寇不滿也橫充塞也孔子閒居以橫於天下鄭注橫充也祭義曰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以小居大則寇以大入小則塞唯此尚同之道則大用之治天下而不寇小用之治一國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意獨子墨子有此而先王無此其有邪疑當作無有此邪其字衍則亦然也聖王皆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於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然書敘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古書泰誓皆作大僞孔傳云大會以誓衆則作大是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畢云孔書無此文蘇云厥罪惟鈞江聲云發當作厥今泰誓之情而匿不以告此事發覺則其罪與彼姦巧者同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故古之聖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論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王云差論皆擇也爾雅曰既差我馬差擇也所染篇同日故善爲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官呂氏春秋當染篇同高注論猶擇也非攻篇差論其爪牙之士比列其舟車之衆

治一國一家而不塞也大戴記王言篇曰布諸天下而不寇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又云廣雅曰寇寬也昭二十一年左傳鍾小者不窕杜注曰窕細不滿也呂氏春秋適音篇不脩則窕高注云窕不滿密也若道之謂也故曰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意獨子墨子有此而先王無此其有邪疑當作無有此邪其字衍則亦然也聖王皆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於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然書敘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古書泰誓皆作大僞孔傳云大會以誓衆則作大是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畢云孔書無此文蘇云厥罪惟鈞江聲云發當作厥今泰誓之情而匿不以告此事發覺則其罪與彼姦巧者同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故古之聖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論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王云差論皆擇也爾雅曰既差我馬差擇也所染篇同日故善爲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官呂氏春秋當染篇同高注論猶擇也非攻篇差論其爪牙之士比列其舟車之衆

義與外同此爲二字疑誤助之視聽者衆故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光譽令聞先人發之光舊本作先之畢云二字一本作光是今據改俞云光廣古通用光譽卽廣譽孟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詒讓案令校是也非命下篇作光譽令問問與聞字通唯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古者有語焉曰一目之視也不若二耳之聽也不若二手之彊也畢云舊脫之字一本有夫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里畢云未編知鄉里未扁聞義同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毋以聖王據上文當有之八二字未之均聞見也聖王亦與雖同詒讓案毋語詞詳尙賢中篇豈能一視而通見千

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聖王不往而視也不就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爲寇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所重足者詩無將大車鄭箋云重猶累也何也其以尙同爲政善也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尙同者愛民不疾高注云疾力也民無可使曰必疾以下文校之不疾疑當作必疾或藏本正蘇云畋當作敬非國語越語韋注云持守也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後爲政若此唯欲毋與我同唯畢本作雖云舊作唯以意改王云古者雖與唯通不煩改字王引之云禮記少儀雖有若賜鄭注曰雖或爲唯說文雖字以唯爲聲故雖可通作唯唯亦可通作雖將不可得也是以子墨子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王云情卽誠字言誠將欲爲仁義則尙同之說不可不察也尙賢篇曰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實亦誠也非攻篇曰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情不知卽誠

不知凡墨子書中誠情通用者不可枚舉又齊策臣知誠不如徐公美劉本誠作情呂氏春秋具備篇三月嬰兒慈母之愛諭焉誠也淮南繆稱篇誠作情漢書禮樂志正人足以副其誠漢紀誠作情此皆古書誠情通用之證洪云中情欲三字書中屢見或作中情或作中實欲情實也其義並同**求爲上士**士上舊本無上字王據各篇補

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尚同之說而不可不察舊本作而不察畢云當云不可不察王亦據補**尚同爲政之本而治要也**畢云當云治之要也

墨子閒詁卷四

瑞安孫詒讓

兼愛上第十四

那昺爾雅疏引尸子廣澤篇云墨子貴兼

用

此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句**焉能治之**王引之云言知亂之所自起乃能治之也顧云三焉字皆下屬詒讓案王顧讀是也焉訓乃說詳親士篇**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小爾雅廣詁云攻治也**必知疾之所自起**句**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讀爲嘗同聲假借字荀子君子篇先祖當賢楊注云當或爲嘗孟子萬

章篇是時孔子當院說苑至公篇引當院作嘗院是其證嘗試也下篇云姑嘗本原若眾害之所自生語意與此同起

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故意林引作欲下同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不下舊衍自字今依道藏本刪上下文凡言不愛者不下皆無自字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為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王云下句不當有其字蓋涉上下文而衍下文亦愛異家不愛異國皆無其字是其證意林引無其字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俞云兩人字下並奪身字本作賊愛其身不愛人身故賊人身以利其身方與上句一律下文云視人身若其身讎賊亦以人身其身對言中篇云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竝可證人下當有身字也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其家舊本無其字畢云一本云愛其家詁讓案以下文校之有者是也今據增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舊本無其字畢云一本云利其家詁讓案以下文校之亦當有其字今據增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物亦事也言天下之亂事畢盡於此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句首愛字舊本挩今依盧校補猶有不孝者乎視父兄與君若其身舊本挩猶有以下十四字王據下文校補猶有不孝者乎視父若其身十一字今案當於父下更補兄與君三字蓋墨子此文以無不孝昧無不忠不弟猶下文以無不慈昧無不惠不和也上文亦云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可證王因下云不孝故但補父而不及兄與君則與下無不慈之兼子弟臣言者不相對矣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

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王云舊本脫故不慈有四字畢據下文補有字今以上下文考之當作故不孝不慈亡有不孝不慈亡有總承上文而言下文曰故盜賊亡有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與此文同一例今補）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攷字疑衍）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亡有（畢云二字舊倒非下同）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舊本拢交字王據下二篇補）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兼愛中第十五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爲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爲事者也然則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國之相攻家之與家之相篡（說文厶部云篡而奪取曰篡）人之與人之相賊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調此則天下之害也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俞云崇字無義乃察字之誤何用生者何以生也一切經音義卷七引蒼頡篇曰用以也詩桑柔篇逝不以用傳曰以用也言國與國相攻家與家相篡人與人相賊以及君臣父子兄弟之不惠忠不慈孝不和調當察其害之何以生故曰然則察此害亦何用生哉上篇曰當察亂何自起與此同義案俞說是也蘇云用疑當作由非）以不相愛生邪（俞云以不相愛生邪乃反言以問之起下墨子之正對也下篇云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又云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皆以反言發問而起正對正與此同若如今本則文義複沓矣）子墨

子言以不相愛生今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
憚舉其國以攻人之國今家主獨知愛其家不愛人之家是
以不憚舉其家以簒人之家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
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是故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
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簒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
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
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以下文校之此下疑脫眾必劫寡四字）富必侮
貧貴必敖賤（畢云敖一本作傲此傲字假音）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簒怨恨其
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
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則兼相愛交

相利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
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
家主相愛則不相簒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
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
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自君臣相愛以下至此凡四十字舊本誤入下文今天下之士之下王移置於此是也今從之）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簒怨恨可使
毋起者以相愛生也是以仁者譽之然而今天下之士（自貴不敖賤以下至此凡三十八字舊本誤入上文君臣相愛之上王移置於此又凡天下禍簒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生也是以仁者譽之舊本挩去以相愛生也是六字王據上文云凡天下禍簒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補六字是也）君子曰（王云舊本君子曰作子墨子曰此因與下文子墨子言曰相涉而誤下文云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今據改語讓案王校是也畢本作子墨子言曰尤誤道藏本無

言字句 然乃若兼則善矣 王引之云乃若轉語詞也雖然天下之難物于故也 于舊本作於今據道藏本正俞云於故二字當爲衍文下文云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正與此文一律惟其爲難物故爲不可行之物也今衍於故二字則無義矣詒讓案于故雖難通然非衍文也竊疑于即迂之借字文王世子云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鄭注于讀爲迂是其證故者事也迂故言迂遠難行之事尚同中篇云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焉此云難物迂故與他故異物文例正同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不識其利辯其故也 俞云辯其下脫害字下文愛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是其利也惡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是其害也詒讓案害字似不必增 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苟君說之則士衆能爲之況於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特上弗

以爲政士不以爲行故也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 畢云太平御覽引作服 故文公之臣 畢云太平御覽引作大夫二字 皆牂羊之裘 詩小雅苕之華云牂羊墳首毛傳云牂羊牝羊也畢云爾雅云羊牝牂也 韋以帶劍 畢云舊作錢據太平御覽漢書東方朔傳云孝文皇帝以韋帶劍顏注云但空用韋不加飾也 練帛之冠 練帛詳辭過篇引此練作大詒讓案練帛之冠杜注云大帛厚繒後漢書馬皇后傳李注云大練大帛也 入以見於君出以踐於朝 舊本踐下挩於字王據上可補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于海內王云練帛之冠下當有大布之衣四字詒讓案君好士之惡衣此但言戴冠而不言衣則與上文不合入以見君出以踐於朝則事指且莒之屨而言出以踐於朝則與上文亦不合入以見君說之則士衆能爲之皆其證

今本脫且莒之屨四字則踐字義不可通下篇曰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練帛之冠且莒之屨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是其證 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能爲之也 王云爲上脫能字下文君說之則士衆能爲之故臣能之也能字下脫爲字前文曰苟君說之則士衆能爲之後文曰若苟君說之則衆能爲之皆其證 昔者楚靈王好

士細要畢云舊作腰俗寫後漢書注引此云楚靈王好細腰而國多餓人諦讀案晏子春秋外篇云楚靈王好細腰非子二柄篇云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後漢書注疑涉彼二書而誤故靈王之臣故字畢本挩今據道藏本補皆以一飯爲節畢云太平御覽引此一作三諦讀案戰國策楚策莫敖子華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後能立式而後能起吳師道校注引此云楚靈王好士細腰故其百姓皆三飯爲節與御覽同脇息然後帶畢云脇舊作胠據太平御覽改扶牆諦讀案戰國策戰國策校注引亦不誤然後起兩然字戰國策校注引並作而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畢云黧非古字當爲黎呂氏春秋行論云禹官爲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只作黎玉篇云黧亦作黎色人變則面色黧黑義也蘇說同今據正是其故何也舊本等作是蘇說云當作何今據正君說之故臣能之也能下王校補爲字說詳上昔越王句踐好士之勇教馴其臣馴讀爲訓詳脩身篇和合之此三字無義疑當作私令人屬下讀焚舟失火舟非藏寶之所御覽宮室部引墨子作自焚其室疑舟當爲內內謂寢室呂氏春秋用民篇云句踐試其民於寢宮

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矣遽擊金而卻之劉子新論閾武篇同韓非子內儲說上篇亦云焚宮室並與此事同內舟形近而譌非攻中篇徙大舟舟譌作內與此可互證下舊亦同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畢本鼓改鼓云鼓擊之字從支鐘鼓之字從攴諦讓案周禮小師鄭注云出音曰鼓此與六鼓之鼓字同而義小異經典凡鐘鼓與鼓擊字通如此作鼓字而音義殊異畢從宋毛晃說強爲分別非是而進之畢云舊此下有曰字衍文士聞鼓音破碎亂行破碎之借字衍文之謂穆天子傳七萃之士郭璞注云萃集也聚也謂比率徒衆集部隊謂之萃破萃亂行皆謂凌躐其曹伍爭先赴火也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畢云太平御覽引云越王好士勇自焚其室曰越國之寶悉在此中王自鼓蹈火而死者百餘人越王擊金而退之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惡衣殺身而爲名王引之云乃若發語詞也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若苟君說之則眾能爲之況乘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惡人者人

亦從而惡之害人者人亦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焉特上不以爲政而士不以爲行故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太山越河濟也淮有

子俶眞訓高注云挈猶也孟子梁惠王篇云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與此語意相類畢云此濟字當爲沛卽出山西垣曲縣王屋山之沇水也从齊者石濟水出直瀆贊皇縣也子墨子言是非其譬

也夫挈太山而越河濟可謂畢劫有力矣淮南子覽冥訓云體便輕畢高注云畢疾也劫於義無取疑當爲勁之譌廣韻十八黠云勁用力也或當爲勁下篇及非樂上篇並有股肱畢強之文勁與強義亦同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況乎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古者聖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下西爲西河漁竇書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又云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於渭汭僞孔傳云龍門之河在冀州西孔疏云在冀州西界故謂之西河王制云自東河而東至於西河千里而近是河相對而爲東西也畢云西河在今山西陝西之界

漁竇疑卽龍門諸讓案漁疏卽渭之譌以泄渠孫皇之水畢云未詳其水諸讓案此章所舉江河淮漢嘘池孟諸五湖皆周禮職方氏九州川澤藪之名此渠孫皇亦必雍州大川澤之一以職方攷之疑當作蒲弦澤卽雍州澤藪之弦蒲也鄭注云弦蒲在汧鄭眾云弦或爲汧蒲或爲浦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汧北有蒲谷鄉弦中谷雍州弦蒲藪汧水出西北入渭蒲渠字竝从水旁因而致誤弦正字作汧亦類孫字澤作皐者澤从睪聲古書睪或假作皐史記天官書澤字作濼封禪書睪山集解引徐廣云澤一作皐左襄十七年傳澤門釋文云澤或作皐皆其證也顏元孫干祿宇書云皐俗作睾通作皐漢孔彪碑又作皐與皇字竝絕相似故傳寫譌互矣據漢志渭谷鄉與弦中谷合而名澤故弦蒲渭瀆可泄此澤之水而蒲谷亦可到種蒲弦參互審校似無疑義弦蒲藪在今陝西隴州西四十里北爲防原泒說文自部云防隄也周禮稍人云以防止水名無放畢云泒疑卽雁門泒水也詒讓案說文水部云泒水起鴈門葭人戍夫山東北入海卽嘑池之原此處此舉其原下又詳其委也注后之邸

卽職方氏并州澤藪之昭余祁也爾雅釋地十藪燕有昭餘祁釋文引孫炎本祁作底云底邸底邸並音近相通昭作后者疑省昭爲召又譌作后之余音亦相轉漢書地理志太原郡鄔

九澤在北是爲昭余祁并州藪在今山西太原府祁縣東七里嗥池之竇職方氏并州其川虖池鄭注云虖池出鹵城案漢書地理志亦作虖池禮記禮器作惡池注云惡當爲呼聲之誤也嗥呼字同戰國策秦韓中山策並作呼池今山西繁時縣古無池字鄭注異文故此云竇鄭讀字周禮大宗伯注四竇釋文本亦作瀆洒爲底柱底當作厎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厎厎汎也洒假音字水經云砥柱山在東北五百里黃河之中案在今山東 鑿爲龍門畢云水經云龍門山在河東皮氏縣西括地志云龍門山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山在今河津韓城二縣界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戎即狄道也貉讀爲莫畢說非也貊貉之俗方豸穜也職方氏有九貉漢書高帝紀顏注云貉在東北方三韓之濊皆貉類也考工記鄭注云胡今北狄東胡也

河之民畢云貉非政中作貊是矣左傳云狄之廣莫于晉爲北方文正同漏之陸疑當作漏大陸淮南子本經訓說禹治水云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乃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導廩迴流疏通溝瀆流注東海於是鴻水涸九州乾言大陸之水漏而乾也畢讀漏之陸防句云陸防疑即大陸在今山東鉅鹿縣案

畢說不誤而讀則非防孟諸之澤禹貢豫州導菏澤被孟豬史記夏本紀作明都漢書溝洫志作盟諸職方氏云青州其澤藪曰望諸爾雅釋地云宋有孟諸此與爾雅字同漢書地理志云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畢云澤在今山東虞城縣西北十里有孟諸臺接商邱縣界水經云明都澤在梁郡睢陽縣東北明孟諸郡音相近灉爲九會畢云此从字之假音爾雅云水注溝曰澮說文以澮爲水名案九从鳧九河也詩譜案灉灉字亦作灉漢書溝洫志云禹貢九河注孟康云灉分也分其流泄其怒也史記河渠書灉作雍隱云時漢書作灉史記舊本亦作灉字爲灉此與史漢舊本字正同漢書司馬相如傳決江疏河灉沈澹災顏注云灉分也所安反淮南子要略云禹剔河而道九岐以楗東土之水畢云說文云楗門限也玉篇渠偃切詁讓案呂氏春秋愛類篇云禹於是疏河決江爲彭蠡之障乾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以利冀州之民爾雅釋地云兩河間曰冀州說文北方州也案古通以中土爲冀州者天下之中州大國有殷是也殷邑無類於冀州冀子春秋謂上篇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之西山海經大荒北經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郭注云冀州中土也南王海地理門引作東流注之五湖范成大吳郡志同淮南子要略云禹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職方氏揚州其浸五湖鄭注云五湖在是南國語越語韋注云五湖今太湖也此云注五湖蓋專據江漢言之水經沔水酈注云南江東注於具區謂之五湖口五湖謂長蕩湖太湖射湖貴湖滆湖也又引虞翻說太湖云是湖名多差異要不出太湖之枝別今不具論也云文選注云震澤吳縣曰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也周行五百餘里今案江南吳江宜興武進無錫浙江以利荆楚干越云四字舊作烏程長興七里諸瀨此湖也以利荆楚干越云畢改非也文選江賦注本作荆楚干越之民干古寒反今本畢子作楚荆越與南夷之與則不誤也上文說倒荆楚二字又脫干字耳若與南夷之與則不誤也上文云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此文云荆楚干越與南夷之民與非誤字明矣南夷謂荆楚干越與南夷三字皆文耳畢誤以楚荆越與連讀南夷文選注無與南夷三字故刪去與字耳干越即吳越吳越非春秋所謂於越也畢改干越爲于和亦非又云干越皆吳越也莊子刻意篇曰夫有干越之劍者釋文司馬彪云干吳也吳越出善劍也案吳有谿名干谿荀子勸學篇曰干越夷貉之子揚倞曰干越猶言吳越

淮南原道篇曰干越生葛絺高注曰干吳也是干越即吳越也干越爲二國若春秋之於越即是越而以於爲發聲與干越不同與南夷之民畢云江淮汝在越也此言禹之事吾今行乘矣荆五湖在越也

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下篇引作泰誓蘇云此與泰誓略同疑有脫誤詭讓案今僞古文即采此不書僞孔傳云言其明德充塞四方明著岐周義互詳下篇

爲大國侮小國不爲眾庶侮鰥寡不爲暴勢奪穡人黍稷狗

竅畢云說文云齊悉也从來从亩來者之齊夫穡與齊通天屑臨文王慈以竅亩而臧之故田夫謂之耘止采下篇故無之後漢書馬融傳李注云漢書武帝紀云屑然如有聞是以疑並出古泰誓今僞古文屑顧也畢云漢書武帝紀云屑然如有聞是以疑當作違與連相似而誤連宗師篇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郭注曰卓者獨化之謂也秋水篇吾以一足跂卓而行玉篇連救角切蹇也蹇者獨任一足故謂之連連與卓通漢書河閒獻王傳

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畢云連同鰥音經典或作矜或作憐皆假音王引之云無兄弟不得謂之鰥鰥矜二字聲與連皆不相近畢說非連與獨文義不倫連獨連文莊子大宗師篇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郭注曰卓者獨化之謂也秋水篇吾以一足跂卓而行玉篇連救角切蹇也蹇者獨任一足故謂之連連與卓通漢書河閒獻王傳

卓爾不羣說苑君道篇踔然獨立說文韙特止徐鍇曰特止卓立也卓踔稚並與逴同聲皆獨貌也洪云爾雅釋畜未成雞健郭璞注江東呼雞少者曰健逴與健同逴獨猶言幼獨也俞云逴當讀爲離逴與離一聲之轉淮南子原道篇終身逴梧形于逴樓列埒之門高注曰逴樓猶離樓也是其證也又本經篇愚夫惷婦皆有流逴之心注曰流逴猶爛漫失其職業也然則流逴即流離也詒讓案逴疑當讀爲羚一聲之轉羚獨史記龜策傳以荅葉爲蓮葉爾雅釋詁云羚苦也詩小雅鴻鴈云爰及矜人毛傳云矜憐也又何草不黃云何人不矜逴獨猶言窮苦煢獨耳矜从今聲今經典並从今

今誤有所雜於生人之間雜讀爲集廣雅釋詁云集成也就也言逴獨之人得以成就其生業少

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放依義同檀弓子貢曰吾將安放此文王之事以上下文校之此字下亦當有言字則吾今行兼矣昔者武王將事泰山

傳云仟山之隊玉篇云隊以醉切掘地通也周禮小宗伯云將事于四望畢云隧道也隧廣雅釋詁云將行也或爲隊穆天子傳云隧字皆說文闕字之省閻若璩云玩其文義乃是武王既定天下後望祀山川或初巡守告宗禱神之辭非伐紂時事也

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僞古文書武成襲此文云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孔疏云自稱有道者聖人至公爲民除害以紂無道言己有道所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也稱曾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之辭云臨祭祀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哀六年左傳蒯聵禱祖亦自稱曾孫某甫是己承藉上祖冀享之意大事既獲小爾雅廣言仁人尚作說文人部云僊得也以祇商夏蠻夷醜貉僞武成云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僞孔傳云用召之徒言誅紂被承天意以絕亂路案義乃是武王既定天下後望祀山川或初巡守告宗禱神之辭非伐紂時事也

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僞古文書武成襲此文云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孔疏云自稱有道者聖人至公爲民除害以紂無道言己有道所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也稱曾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之辭云臨祭祀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哀六年左傳蒯聵禱祖亦自稱曾孫某甫是己承藉上祖冀享之意大事既獲小爾雅廣言仁人尚作說文人部云僊得也以祇商夏蠻夷醜貉僞武成云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僞孔傳云用召之徒言誅紂被承天意以絕亂路案義乃是武王既定天下後望祀山川或初巡守告宗禱神之辭非伐紂時事也以振救民韋注云振之民僞書改爲祇承上帝失其恉矣醜貉者貉類眾多爾雅釋詁云醜衆也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蘇云書泰誓篇若作如萬方有罪作百姓有過維作在詒讓案僞古文泰誓即說采此文僞孔傳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民之有過在我教不至又論語堯曰篇云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集解孔安國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來則用之又說苑貴德篇云武王克殷問周公曰將柰其士眾何周公曰使各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惟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尚書大傳韓詩外傳淮南子主術訓文並略同羣書治要引尸子緯子

篇云奕王曰苟有仁人何必周親則以為文王語與墨子韓詩說苑並異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畢云忠一本作中舊云士富士字衍訛讓案忠中通）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為也

兼愛下第十六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為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眾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賤（畢云敖一本作傲）此天下之害也（呂氏春秋侈樂篇云故彊者劫弱眾者暴寡勇者凌怯壯者傲幼從此生矣語意與此同）又與為人君者之不惠也（又與舊本作人與王云人與也上文若大國之攻小國也云若如也此文而言又與亦詞又如也畢反欲改下又與為人與愼矣案王校是也蘇說同）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與今人之賤人（王云今下衍人字）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若眾害之所自生（舊脫此字今依下文眾利章補）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舊脫此下文增）即必曰（畢云舊脫此字據上文增）別也然即之交別者（即即同交別猶言交相別）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下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與此為對文可證）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救火也（畢云一本作火救水顧校季本同蘇云火救水是也當據改命云以水救火何不可之有舉校云一本作火救水然墨子此譬本火救水皆是有以易之與設喻之旨不合疑墨子原文本作猶以水救火也故曰其將必將無可今本作水救

火別本作火救求皆有脫文案俞說近是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然卽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爲人之國若爲其國夫誰獨擧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爲彼者由爲己也畢云由猶爲人之都若爲其都夫誰獨擧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爲彼猶爲己也爲人之家若爲其家夫誰獨擧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爲彼猶爲己也然卽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卽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卽必曰兼也然卽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畢云鄉鄉字省文說文云鄉不久也鄭君注儀禮云鄉曩也仁人之事者舊本事譌是今據道藏本正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舊本挩今據道藏本補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別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樂記鄭注云方猶道也畢云乎舊作乎以意改今與天下之利而取之蘇云取當作興以兼爲正是以聰耳明目相與視聽乎舊本是下衍故字今據道藏本刪與下句文例正同是以股肱畢強畢與中篇文例正同相爲動宰乎畢云舊動下有爲字一本無諸讓案宰疑力義同相爲動宰乎畢云舊動下有爲字一本無諸讓案宰疑當作擧尙同中篇云使人之股肱助己動作與動擧與同而有道肆相教誨爾雅釋言云肆力也文選東京賦薛綜注云肆勤也言勤力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俞云侍當爲持古書多言持養養人不達而改爲侍非是案俞校是也詳七患及非命下篇下並同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今唯毋以兼爲正舊本今譌今蘇云今當作今戴云毋

語詞案道藏
舊脫今據正卽若其利也戴云若此也不識天下之士畢云舊作事一本如此所以皆聞兼而非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卽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雖我亦將非之雖我舊本作難哉王云難哉二字與下文義不相屬難哉當爲雖我字之誤也言兼愛之道如其用而不可則雖我亦將非之也下文曰我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者必從兼君是也是其證案王說是也藏校同今據正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二士王引之云誰字義不可通誰當爲設言設爲二士於此而使之各執一說也隸書設字作設誰字作誰二形畧相似故設誤爲誰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爲吾友之身若爲吾身爲吾友之親若爲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飢卽不食寒卽不衣陳澧云此謂友飢而不能以食友寒而不能以衣也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卅云當爲薶說文云薶瘞也玉篇云埋與薶同本書或作貍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高士於天下者必爲其友之身若爲其友之親若爲其親然後可以爲高士於天下舊脫於字畢云一本有於字是也今據增是故退睹其友飢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若之二士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舊本無士字畢云一本有士字是今據增本有士字王引之云當與儻同若儻使若二士者王引之云當與儻同若儻使此二士之言行相合則無言而不行也論讓案當疑當爲言之借字詳上篇讓云使下文當宜作常非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卽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胄漢書賈誼傳顏注云嬰加也畢云說文云嬰頸飾也將往戰死生之權權疑當作機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遠使於巴越齊荆左傳桓九年杜注云巴國在巴郡江州縣常璩華陽國志云巴黃帝高陽之支庶世爲侯伯周武王克商封其宗姬

於巴壽之以子七國稱王巴亦稱王周慎王五年秦遣張儀司馬錯伐蜀滅之因取巴執王以歸置巴郡往來及否未可識也舊本重及否未三字王云此當作往來及否未可識也案王校是也今據刪然卽敢問不識將惡也俞云惡下脫從字將惡從也猶云將何從也下文曰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是其證顧說同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乎舊本作子王云子當爲乎字之誤也乎與意文義相承下文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乎是其證案王校是也今據正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二君誰亦當依上文王校作設使其一君者執兼使其一君者執別其字舊本挩道藏本有與上句同今據補是故別君之言曰舊本挩今據道藏本補吾惡能爲吾萬民之身若爲吾身舊本挩若字今據道藏本補此泰非天下之情也畢云泰一本作大一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駟馳而過隙也三年問云若駟之過隙鄭注云喻疾也莊子知北遊篇云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釋文云郤本亦作隙隙孔也又盜跖篇云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畢本隙改郤云郤舊本作隙據文選注引作郤云古隙字郤卽郤也說文云隙壁際孔也郤節卽也節卽言節之會亦際縫之意皆通詰讓案隙卽郤通不必改是故

拂同扶弗反是其證顧說同

退睹其萬民飢卽不食寒卽不衣疾病不侍養侍亦當從俞樾爲持詳前下同死喪不葬埋別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明君於天下者必先萬民之身畢云先舊作萬一本如此後爲其身然後可以爲明君於天下是故退睹其萬民畢云舊脫其字以意增飢卽食之寒卽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卽交若之二君者戴云然卽交三字無義當是衍文詒讓案以上文校之疑當作然卽交兼交別若之言相非而行相反二君者今本交下挩三字耳戴校未補與常使若二君者蘇云據上文常宜作當詒讓案常王亦讀爲儻疑當讀爲嘗詳前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卽敢問今歲有癘疫萬民多有勤苦凍餒畢云當作餒轉死溝壑中者孟子子公孫丑篇云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趙注云轉轉尸於溝壑也國語吳語云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韋注云轉入也逸周書大聚篇云死無傳尸淮南子主術訓作轉尸高注云轉棄也案高說爲允既已眾矣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我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者者舊本作君王校改者云涉上下文兼君而誤案王校是也今據正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卽取兼畢云二字舊脫據上文增詒讓案畢校是也然以上文校之下句首卻當有卽字因兩卻相涉而誤挩耳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也猶未止也畢云猶舊作猶一本如此曰兼卽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爲哉吾譬兼之不可爲也猶挈泰山以超江河也畢云泰一本作太詒讓案中篇作譬若挈太山越河濟也泰亦太故兼者直願之也夫豈可爲之物哉子墨子曰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戴云之字衍生民而來未嘗有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下文上有四王此六疑四篆文之誤

下同何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畢云何下太平子墨子曰吾御覽引有以字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槃盂文選廣絕交論李注引云琢之槃盂銘於鍾鼎傳於後世疑兼用魯問篇文呂氏春秋求人篇云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盂高注云金鍾鼎也石豐碑也盤盂之器皆銘其功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畢云遺劉逵注左思賦引作于詒讓案天志中非命下及貴義魯問四篇皆作遺劉引作泰誓曰尚同下篇天志中篇非命上中下篇並作大誓此作泰與今僞孔本同疑後人所改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于舊本並作於今據道藏本改畢云孔書云唯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於四方顯於西土孫星衍云乍古與作通即此言文王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雖與唯通下並同於文王取法焉且不唯泰誓爲然唯舊本作惟今據道藏本改雖禹誓畢云大禹謨文云禹誓者禹之所誓也詒讓案今大禹謨出僞古文即采此書爲之惠棟云枼陶謨言苗頑勿即功則舜陟後禹當復有征苗誓師之事即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眾孔安國云濟濟盛之貌咸聽朕言畢云孔書作命非惟小子敢行稱亂孔安國云稱舉也畢云孔書無此八字蘇云二語今見湯誓惟作台蠢茲有苗爾雅釋訓云蠢不逞也孔安國云蠢動也用天之罰畢云孔書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畢云孔書作肆無此四字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畢云孔書作肆于以爾眾士奉辭伐罪羣猶眾惠棟云羣猶君也周書大子晉云侯能成羣謂之君堯典言羣后蘇云羣字疑誤或爲辟辟君也詒讓案惠說近是此羣對諸羣當讀爲羣封諸君封與邦古音近通用封對形近而誤羣封諸君言眾邦國諸君也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貴戴云下干祿詩小雅干祿百福鄭箋云干求也樂耳目也以求以字衍干福祿詩小雅假樂篇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求焉求以上下文校之當作取法不唯禹誓爲然唯舊本亦作惟今據道藏本改雖湯說即亦猶是也周禮大祝六祈六曰說鄭注云說以辭責之用幣而已此下文亦云以詞說於上帝鬼神若然則說禮殷時已有之論語堯曰篇集解孔

安國云墨子引湯誓國語周語內史過引湯誓與此下文畧同韋注云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亾矣案孔安國引此作湯誓或兼據國語文尚賢中篇引湯誓今書亦無之**湯曰**畢云今湯誓文**惟予小子履**論語堯曰篇無惟字孔注云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案孔以此爲伐桀時事白虎通義三正篇及周語韋注說同然據此後文則是湯禱旱之辭孔說蓋誤大戴禮記少閒篇云乃有商履代興白虎通義姓名篇云湯王後更名爲子孫法本名履也畢云孔書作肆台小子**敢用玄牡告於上天后**論語作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注云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皇大后君也大夫君帝謂天帝也白虎通義三正篇云論語曰予小子履云云此湯伐桀告天以夏之牲也與論語孔注說同書湯誥孔疏云鄭立解論語云用玄牡者爲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皇大后君也大夫君帝適用皇天大帝之牲其意與孔異國語周語皇天嘉再降以天下韋注亦引論語帝臣不蔽二語又詩閟宮孔疏云論語曰皇皇后帝論語說帝受終文祖宜禋祭五帝也並從鄭以此爲禹事與墨子尸子說異御覽八十三引帝王世紀載子說異御覽八十三引帝王世紀載此文作告于上天后土辯此后下亦挩土字畢云孔書作上天神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帝王**世紀云湯自伐桀後大旱七年禱于桑林之社其辭如此畢云詳此文是湯禱旱文孔書亦無此十字**未知得罪于上下**畢云孔書作未知獲戾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論語集解包咸云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何晏云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案論語作帝臣不蔽何氏以爲指桀與此義不合非也僞湯誥云爾有善朕躬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孔傳云所以不蔽善人不赦己罪以其簡在天心故也孔疏云鄭玄注論語云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畢云書與孔書微異**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孔安國云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羣書治要引尸子緯子篇云湯曰朕身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朕身受之帝王世紀云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並與此文小異畢云俱與孔書微異孔安國注論語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國語周語內史過引湯誓云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詭讓案僞湯誥云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孔傳云在予一人自責化不至無用爾萬方言非所及**即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呂氏春秋

順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鄣其手以身爲犧牲用祈福於上帝與此文合則湯說即禱桑林之辭也御覽八十三引尸子及帝王世紀說與呂畧同 **即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且不惟誓命與湯說爲然**（誓命依上文當作禹誓）漢書藝文志禹作命顏注云古禹字此書多古字盞亦作命與命相似而譌棱者不悟又移著誓下遂與上文不合矣周詩**即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蘇云見書洪範篇四不字作無茲稱周詩或有據詩讀案洪範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不偏不黨孔傳云蕩蕩言開闊平平言辯治呂氏春秋貴公篇高注云蕩蕩平易也史記張釋之馮唐傳說苑至公篇引書無並作不與此同古詩書亦多互譌戰國策秦策引詩云大武遠宅不薄可以互證）**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蘇云詩大東篇作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下小雅大東毛傳云如砥貢賦平均也如矢正直也鄭箋云此言古者天子之恩厚也君子當法倣

而履行之其如砥矢之平小人又皆視之其之無怨孟子萬章篇引詩砥亦作底底字通趙注云底平直視比也周道平直君子履直道小人比而則之案底道藏本作底涵芬樓影宋本部云底柔石也重文作砥又广部云底山居也下也二字通別今經典多互譌 **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爲正**（正與政同）**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呂氏春秋高義篇高注云阿私也）**即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不識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乎**（蘇云忠當作中讀爲得去聲戴云中當訓得）**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爲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爲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蘇云如拂下文亦然）**以說觀之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即吾惡先從事乎愛利人之愛利其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

乎愛利上當有以字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俞云惡下脫賦字當據上文補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卽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卽之交孝子者之交二字未詳疑有脫誤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爲遇遇當爲愚愚同聲假借字畢云一本作偶而不足以爲正乎姑嘗本原之舊本拠此字今據道藏本補先王之所書所字疑衍尙同中篇云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是其證大雅之大雅抑毛傳云辭用也鄭箋云教令之出如賣物物善則其售賈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蘇云大雅抑篇無而字往則善來人無行而不得其報也投猶擲也投我以桃報之以李鄭箋云此言善卽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舊本兼作愛誤今據道藏本正意以爲難而不可爲邪嘗有難此而可爲者

昔荆靈王好小要畢云舊作腰非當靈王之身荆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固據而後興畢云固一本作握詘讓案固據屬下讀說文手部云據杖持也別本盍讀握句非扶垣而後行故約食爲其難爲也俞云其當作甚下二句並同甚難爲卽至難爲也下文曰是故約食焚舟甚服此天下之至難爲也是其證然後爲而靈王說之後疑當作眾君說之則眾能爲之是其證下並同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踰當作渝下並同爾雅釋言云渝變也言世未變而民俗已爲之移也非命上篇云此世未易民世不渝在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又中篇云此民不易上變政而民易教又下篇云此世不渝而民改俗此云未渝於世猶彼云世不渝也卽求以鄉其上也鄉與向字通昔者越王句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爲未足以知之也蘇云上知字當讀如智焚舟失火舟疑當作內詳上篇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廣雅釋詁云偃僵也儀禮鄉射禮鄭注云偃猶仆也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王云有字文義不順有當爲者字之誤也中篇曰士聞鼓音破碎亂行蹈火而

死者左右百人有餘是其
證案王說是也蘇校同 當此之時不鼓而退也退上疑挩不字謂士
爭進前赴火雖止不 越國之士可謂顫矣顫當讀爲憚非攻
鼓而仍不肯退也 顫譌並與憚同畢云玉篇云顫動也言其驚畏
之越王說之畢云上之字據前後文當爲而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
鄉上也昔者晉文公好苴服苴粗字通猶中篇云惡衣當文公之時晉國
之士大布之衣左閔二年傳衛文公大布之衣杜注云大布麤布淮南子齊俗訓許注義同 牂羊
之裘練帛之冠二句中篇同 且苴之屨畢云且當爲粗土云且苴即
反與雅釋詁粗麤大也諸讓案王說是也春秋繁露俞序篇云
始於麤粗終於精微是麤粗之義通於精微晏子春秋諫下篇云縷密不能麤苴論
衡量知篇云夫竹木麤苴之物也說文角部云觭角長貌讀若麤頰與且苴並聲近字通 入見文公出以
踐之朝故苴服爲其難爲也其亦當作詰 然後爲而文公說之未
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是故約食焚舟苴服

焚舟依上文當作焚身 此天下之至難爲也然後爲而上說之未踰於
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即求以鄉其上也今若夫兼相愛交
相利舊本挩愛交相三字今依王校補 此其有利且易爲也不可勝計也我
以爲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
威之以刑罰我以爲人之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蘇云於就當作就於
詒讓案於就不誤蘇校非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
下故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
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爲人君必惠爲人臣
必忠爲人父必慈爲人子必孝爲人兄必友爲人弟必悌畢云
當爲此俗寫故君子莫若欲爲惠君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王云
若欲爲惠君忠臣云云若上不當有莫字蓋涉上文莫若而衍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當若猶言

當如詳尚同中篇載云若字疑知字誤非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墨子閒詁卷五

瑞安孫詒讓

非攻上第十七

淮南子氾論訓高注云非猶譏也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畢云說文云圃所以樹果種菜曰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穀梁成五年范甯注云攘盜也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依下文當有苟虧人愈多五字其不仁茲甚茲滋古今字詳尚同上篇罪益厚至入人欄廐欄廐廣雅釋室云欄牢也畢云說文無欄字玉篇云欄也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依上下文此句疑不當有仁字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拖其衣裘畢云拖讀如終朝三拖之拖陸德明易音義云磌鄭

本作拖徒可反拖郎拖異文王云也郎拖字之誤而衍者訓讓案說文手部云拖曳也淮南子人閒訓云秦牛缺徑於山中而遇盜拖其衣被許注云拖奪也拖郎拖之俗 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 畢云舊挩此字據後文增 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攻國 畢云舊挩此字據後文增 則弗知非 畢云知一本作之舊本不脫非字據後文增訓讓案道藏本季本並不挩 從而譽之謂之義義之別乎 可舊本作何畢云一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 荀子正論篇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 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不義攻國則弗知非 舊本知作之下又衍而字畢云一本無而字是王云音知之相亂故知誤為之上文皆知而非之正與弗知非相對且上下文皆作弗知非則之為知之誤明矣案王校是也今據正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 王云情識通用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 奚說言何辭以解說也畢云奚說猶言何樂失之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 依下文則下當有必字人下當有為字 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為不知甘苦之辯矣今小為非則知而非之大為非攻國則不知非 舊本不知下衍而字今據王蘇校刪 從而譽之謂之義 畢云舊本不重之字謂二字倒一本如此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辯乎 舊本可上挩此字又謂是訛讓案道藏本可上有此字為正作謂今據補正季本謂亦不誤也字疑衍 辯義與不義之亂也

非攻中第十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情欲譽之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情今者說見尙賢篇譽上有毀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尙同篇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罰是其證過失下有脫文下文曰今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欲安而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不得則以往知來論語學而篇云告諸往而知來者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徒唯毋興起唯毋毋語詞詳尙賢中篇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爲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此下依上文或當有此不可以春秋爲者也句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計軍上嘗猶試也下同上字誤疑當作出國策齊策云軍之所出矛戟折鐶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失之大半竹箭羽旄幄幕畢云說文云楯木帳也幄當从木詰讓案幄節葬下篇作屋此俗作周禮幕人鄭注云在旁曰幕四合象宮室曰幄甲盾

撥劫史記孔子世家索隱云撥音伐謂大盾也劫未詳疑當作劒古書从刦从去之字多互譌僞蛾傳篇法譌作法此劒譌作劫可以互證說文刀部云劒刀把也即禮記少儀之拊也刀把或以木爲之故有靡敝腐爛之患往而靡弊腑冷不反者畢云往舊作住一本如此腑即腐字異文冷爛音相近當爲爛詰讓案戰國策秦策高注云弊壞也此與少儀國家靡敝義微異不下文補其字其列住碎折靡弊而不反者列住二字誤畢以意改歿往蓋以往屬下爲句與上文同然其歿二字仍與上下文並不屬竊疑當作往則讀其往則碎折靡弊而不反者十一字句今本往譌住則譌列又到其文遂不可通耳不可勝數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王云下往字涉上往字而衍諸讓案往字似不必刪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脩遠糧食輟絕而不繼畢云糧俗玉篇云粮同糧詰讓案周禮廩人凡邦有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鄭注云行道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謂米也孟子梁惠王篇云餔而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趙注云行軍皆遑轉糧食而食之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

時王云食飯當爲食飲之飢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
說食飲不時見下篇

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后與後字通王制云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鄭注云絶無後爲之祭主者即此義洪云后當作石郎祏字省文左氏昭十八年傳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杜預注祏廟主石函說文祏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从示从石石亦聲案洪說未塙

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衆然而何爲爲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爲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
襍守篇云率萬家而城方三里孟子公孫丑篇亦云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戰國策齊策云郎墨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又作三里之城五里之郭

攻此不用銳且無殺而徒得此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國虛數於千
畢云虛墟字正文俗从土部讓案虛下疑脫城字下文云以爭虛城

不勝而入畢云舊作人以意改廣衍數於萬畢云此闕辭曰衍廣大也不勝而辟畢云辟與避同入辟爲韻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王云王民二字義不可通當是士民之誤士民與土地對文下文王民同今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爲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

飾攻戰者言曰畢云舊作越墨子時吳已亡故下言一本如此南則荊吳之王吳當作越墨子書以夫差亡吳事爲戒不宜此復舍越而舉吳也下篇云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節葬下篇云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君皆其證也北則齊晉之方舊校地字今據道藏本補未至有數百里也人徒之衆未至有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也人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爲也俞云不可爲也當作不可不爲也方與上文語

意相屬此是飾攻戰者之言非子墨子之言也今脫不字義不可通詒讓案下文云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則此文當作故當攻戰而不可非也俞樾未嘗子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若醫之藥人之有病者然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畢云祝謂祝由見素問或云祝藥猶言疰藥非一本無祝字非也詒讓案畢說非也周禮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鄭注云祝當爲注讀如注病之注聲之譌也注謂附著藥彼祝藥爲創瘍附著之藥此下文云食則與彼義異畢云祝由又與此書及周禮義並不合不可信也惠士奇謂祝藥猶行藥亦未知是否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蘇云食者多而利者少則非常行之藥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封國於天下尚者以耳之所聞畢云尚同上近者以目之所見以攻戰亡者不可勝數何以知其然也東方有莒之國者畢云今山東莒州其爲國甚小閒於大國之閒不敬事於大國則不得利焉是以東者越人夾削其壤地國策齊策云莒特越而滅與此異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計莒之所以亡於齊越之閒者以是攻戰也杜預春秋釋例云莒國嬴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輿期於莒十一世茲平公方見春秋其公以下微弱不復見四世楚滅之蘇云史記云楚簡王元年北伐滅莒據此則莒實爲齊滅故其地在戰國屬齊詒讓案戰國策西周策云鄒莒亡於齊亦其證雖南者陳蔡其所以亡於吳越之閒者左傳哀公十七年楚滅陳史記管蔡世家蔡侯齊四年楚惠王滅蔡案在貞定王二十二年亦以攻戰雖北者且不一著何作且一道藏本如此畢本作中山諸國云四字舊縣志云定州戰國時爲中山故曰中山今直隸定州是蘇云中山之亡當魏文侯世墨子與子夏之門人同時此事猶當及見之畢引史記趙惠文王二年滅中山非是詒讓案中山初滅於魏後滅於趙詳所染篇然此中山諸國四字乃後人肊改實當作且不著何四字舊本作且一道藏本作且不二並衍文且疑祖之借字國語晉語獻公田見翟祖之氛韋注云翟祖國名是也不著何

亦北胡國周書王會篇云不屠何青熊孔晁注云不屠何亦東北夷也管子小匡篇貶胡貊破屠何尹注云屠何東胡之先也劉恕通鑑外紀周惠王三十三年齊桓公救燕破屠何屠者聲類同不著何郎不屠何也又王會伊尹獻令正北有且略豹胡且略郎此且及左傳翟柤豹胡亦郎不屠何豹不胡何並一聲之轉不屠何漢爲徒河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奉天錦州府錦縣西北柤據國語爲晉獻公所滅所在無考 **其所以亡於燕代胡貊之閒者** 貊貉之俗詳兼愛中篇 **亦以攻戰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 古者亦當從王校作今者說見前情與誠通詳非攻下篇 **欲安而惡危** 畢云欲舊作故以意改 **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飾攻戰者之言曰彼不能收用彼衆是故亡我能收用我衆以此攻戰於天下誰敢不賓服哉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用子之衆子豈若古者吳闔閭哉** 闔閭左傳昭二十七年作盧字通詳所染篇 **古者吳闔閭教七年** 畢云案史記闔閭九年十月楚二師陳於柏舉即此事也俞云教下疑脫士字 **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即教士之法乃古所謂武卒者荀子議兵篇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帶劍嬴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今據墨子之言則闔閭先有此法矣 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 左傳定四年吳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釋文云阨本或作隘杜注云三者漢東之隘道案此冥隘即左傳之冥阨史記蘇秦傳云塞鄳阨亦即此集解引徐廣云鄳江夏鄳縣注林地無考以左傳校之疑當作淮洑淮注形近訛篆文作洑與林亦相近因而致誤畢云淮南子地形訓作滱阨高誘曰滱阨今宏農滱池是也則在今河南永寧縣史記魏世家云秦攻冥阨之塞集解云徐廣曰或以爲江夏鄳縣又杜預注左傳云漢東之隘道括地志云石城山在申州鍾山縣東南二十一里魏攻冥阨即此山呂氏春秋淮南子九塞此其一也王海在信陽軍東南五十里今在河南信陽州東南九十里 **戰於柏舉** 事見春秋定四年經柏舉杜注云楚地呂氏春秋首時篇高注云柏舉楚南鄙邑畢云在今湖北麻城縣元和郡縣志云麻城縣黿頭山在縣東南十八里舉水之所出也春秋吳

里而舍焉 呂氏春秋簡選篇云吳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利而舍即多力利趾者也俞云奉甲執兵奔三百里士之法乃古所謂武卒者荀子議兵篇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帶劍嬴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今據墨子之言則闔閭先有此法矣 **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 左傳定四年吳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釋文云阨本或作隘杜注云三者漢東之隘道案此冥隘即左傳之冥阨史記蘇秦傳云塞鄳阨亦即此集解引徐廣云鄳江夏鄳縣注林地無考以左傳校之疑當作淮洑淮注形近訛篆文作洑與林亦相近因而致誤畢云淮南子地形訓作滱阨高誘曰滱阨今宏農滱池是也則在今河南永寧縣史記魏世家云秦攻冥阨之塞集解云徐廣曰或以爲江夏鄳縣又杜預注左傳云漢東之隘道括地志云石城山在申州鍾山縣東南二十一里魏攻冥阨即此山呂氏春秋淮南子九塞此其一也王海在信陽軍東南五十里今在河南信陽州東南九十里 **戰於柏舉** 事見春秋定四年經柏舉杜注云楚地呂氏春秋首時篇高注云柏舉楚南鄙邑畢云在今湖北麻城縣元和郡縣志云麻城縣黿頭山在縣東南十八里舉水之所出也春秋吳

楚戰於柏舉
即此地也 **中楚國而朝宋與及魯** 蘇云及魯二字誤倒魯字屬上句及字屬下句
也諸讓案左傳閻閻時無宋魯朝吳事疑因哀
七年夫差會魯於鄫徵宋魯百牢事傳會之 **至夫差之身**
北而攻齊舍於汶上戰於艾陵 見春秋哀十一年經畢云在
今山東泰安縣東南史記吳
太伯世家云夫差七年北
伐齊敗齊師於艾陵至繒 **大敗齊人而葆之大山** 蘇云大山
即太山篇
中太多作大魯問篇
齊太王作大王是也 **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 畢云史記索隱
云韋昭云三江
謂松江錢塘江浦陽江史記正義云顧夷吳地記云松江東
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
并松江爲三江諸讓案漢書地理志云會稽郡吳南江在南
東入海毗陵北江在北東入海丹陽郡蕪湖中江出西南東
至陽羨入海此即書禹貢周禮職方氏揚州之三江也國語
越語云吳之與越也三江環之韋昭別據松江浙江浦陽江
爲釋即張守節所引是也水經沔水酈注云松江自太湖東
北流逕七十里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稱范蠡去
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者也此與顧夷說同要皆
非古之三江竊謂禹貢中江北江並於吳境入海南江入海
又兼涉越境則三江下流自足環吳越水經注又引郭璞云
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此即據禹蹟下流言之近代胡渭

金榜並援以說越語之三江最爲塙
當畢攷之未審五湖詳前兼愛中篇 **而葆之會稽** 左傳哀元
年吳王夫
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杜注云
上會稽山也在會稽山陰縣南葆保字通會稽山詳節葬下
篇畢云今浙江山陰會稽山 **九夷之國莫不賓服** 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
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王
制孔疏云九夷依東夷傳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
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李巡注爾雅云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
曰高驪四曰滿飾五曰鳧臾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
九曰天鄙案王制疏所云皆海外遠夷之種別此九夷與是
楚相近蓋即淮夷非海外東夷也書敘云成王伐淮夷遂踐
奄韓非子說林上篇云周公旦攻九夷而商蓋服商蓋即商
奄則九夷亦即淮夷故呂氏春秋古樂篇云成王立殷民反
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爲虐於東夷周人遂以師逐之
至於江南又樂成篇云猶尚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
不聽之謀高注云東夷八國附從二叔不聽王命周公居攝
三年伐奄八國之中最大著在尚書餘七國小又先服故不
載於經也案東夷八國亦即九夷也春秋以後蓋臣屬楚吳
越三國戰國時又專屬楚說苑君道篇說越王句踐與吳戰
大敗之兼有九夷淮南子齊俗訓云越王句踐霸天下泗上
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戰國策秦策云楚苞九夷方千里
魏策云張儀曰楚破南陽九夷內淅許鄢陵死文選李斯上

秦始皇書說秦伐楚包九夷制鄂郢李注云九夷屬楚夷也若然九夷實在淮泗之閒北與齊魯接壤故論語子欲居九夷參互校覈其疆域固可攷矣**於是退不能賞孤**說文子部云孤無父也月令立冬賞死事恤孤寡鄭注云死事謂以國事死者孤寡其妻子也**施舍羣萌**畢云此氓字之假音詁讓案尚賢中篇云四鄰之萌人舍予聲近字通施舍猶賜予也左昭十三年傳云施舍寬民又云施舍不倦杜注云施舍猶云布恩德**自恃其力**說吳王夫差云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臺注云姑蘇臺名在吳西近湖案國語以築姑蘇爲夫差事與此書正合畢云史記集解云越絕書曰闔閭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顏師古注漢書伍被傳云吳地記云因山爲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今江南蘇州府治諮讓案越絕以姑蘇爲闔閭所築疑誤**及若此則吳有離罷之**

伐其功譽其智怠於教遂築姑蘇之臺七年不成國語吳語

心蘇云罷讀如疲**越王句踐視吳上下不相得收其眾以復其讐入**

北郭徙大內王云徙大內三字義不可通大內當爲大舟肆書舟字或作月與內相似而誤吳語越王句踐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章注曰大舟王舟吳越春秋夫差內傳亦作徙其大舟諮讓案王說是也吳語韋注云郛郭也徙取也此哀十三年越入吳事與二十年圍吳事不相涉此類舉之耳**圍王宮**國語吳語云越師入吳圍王宮韋注云王宮姑蘇**而吳國以亡**左傳哀二十年十一月越圍吳二十二年十一月越滅吳**昔者晉有六將軍**六將軍爲將軍者也春秋時通稱軍將是也淮南子道應訓云趙襄子最弱許注云六將軍趙魏范中行智伯也韓先亡乎又人閒訓云張武爲智伯謀曰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許注云六將軍韓

而智伯莫爲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眾欲以抗諸侯以爲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眾王云皆當爲比天志篇比列其舟車之卒是其證下篇皆列同諮讓案王說是也又詹本列下挩其字王據上句補今從之**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爲既已足矣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茲字疑衍中行氏即荀氏范氏也左傳定十三年晉逐荀寅士吉射乃知伯瑤祖文子躁事此及魯問篇並通舉不復析別**并三家以爲一家而不止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

語脣亡則齒寒 戰國策趙策淮南子人閒訓並以此爲張孟談說韓魏之君語穀梁僖二年傳虞宮之奇曰諺曰脣亡則齒寒左僖五年傳語作諺 趙氏朝亡我夕從之 畢云我舊作吾一本如此 詩曰魚水不務 務疑當讀爲驁東魏高陽寺碑朝野傾務務驁字通淮南子主術訓云魚得水而驁高注云驁疾也又或當作莽莽走貌詞乎字蓋淺人所加蘇云此蓋逸詩 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 畢云戮舊作僇字假音 辟門除道 蘇云辟同闢 奉甲興士 畢云事俱見韓非子 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 蘇云書酒誥篇云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太公金匱陰謀有武王鏡銘云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二書所云與此合蓋古詰也詰讓案國語吳語云申胥曰王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 今以攻戰爲利則蓋嘗鑒之於智伯之事乎 畢云蓋同盍 此其爲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

非攻下第十九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說將何哉 舊本挩故字王引之云天志篇曰天下之所以亂者以其說將何哉今據補 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 舊本作譽王引之據下改與是也今從之蘇云下譽當作與讀平聲 意亡非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 王引之云意與抑同亡與無同皆詞也非命篇曰不識昔者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者三代之暴不肖人與蘇說同 雖使下愚之人 畢云舊愚之二字倒以意移 必曰將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今天下之所同義者并兼 俞云兼字衍文天志篇云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免攻伐兼并無免字可證 則是有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譽猶盲者之與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

能分其物也則豈謂有別哉是故古之知者之爲天下度也必順慮其義而後爲之行是以動則不疑速通成得其所欲

戴云成下當脫則字拾讓案戴說未塙速通成得其所欲當作遠邇咸得其所欲疑當作利則知者之道也畢云知讀智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國之說反當作交二字形近詳七患篇此謂與大國交相一說下文云以此效大國則小國之君說交故字通

天下之和總四海之內句爲率天下之百姓戴云爲猶乃也以農臣事上帝山川鬼神洪云左氏襄十三年傳小人農力以事其上管子大匡篇耕者用力不農有罪無赦

廣雅釋詁農勉也利人多功故又大戴云故即功之衍文蓋功一本作攻因誤爲故而寫者舍之耳

是以天賞之鬼富之畢云鬼舊愚以意改人譽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至今不廢此則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諸侯則不然將必皆差論

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卒伍皆亦當作此詳上篇於此爲堅甲利兵以往攻伐無罪之國入其國家邊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墮其城郭說文自部云敗城自曰墮篆文作隳墮即隨之變體左傳僖二十二年杜注云墮毀也畢云墮一本作墜以湮其溝池畢云湮塞之字當爲堙攘殺其牲牷周禮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體完具鄭眾云牷純色燔潰其祖廟王引之云燔與潰義不相屬燔當爲燔燎隸書尞字或作尞與貴字相似故字之從尞者或誤從貴史記仲尼弟子傳索隱引家語有申繚今本家語七十二弟子篇作申續趙策魏殺呂遺下文又作呂遺皆其類也尞與貴隸相似故燎誤爲燔又誤爲潰耳此篇云攘殺其牲燔燎其祖廟天志篇云焚燒其祖廟攘殺其犧牷文異而義同也勁殺其萬民左傳定四年杜注云勁取也下文云刺殺天民與此義同畢云勁字从刀注云勁刺也周書周祝篇取其首史記陳涉世家索隱引三蒼郭璞覆滅也遷其重器孟子梁惠王篇文同趙注云寶重之器卒進而柱乎鬬戴云柱乃極字誤草書極與柱相似乎字衍極亟字之借曰死命爲上多殺

次之身傷者爲下又況失列北橈乎哉罪死無赦舊本失作先赦作殺
王云先列二字義不可通當是失列之誤謂失其行列也罪死無殺義亦不可通當作罪死無赦此涉上下文殺字而誤畢本橈作撓云北謂奔北也北之言背馳撓之言曲行謂逗撓詭讓案王校是也今據正撓俗字據道藏本正國語吳語韋注云軍敗奔走曰北左成二年傳師徒橈敗杜注云橈曲也以譂其眾畢云說文玉篇無譂字古字言心相近即憚字詭讓案畢說是也國語周語韋注云憚憚也國策秦策云王之威亦憚矣賈子新書解縣篇云陛下威憚大信無與唯無辭意同蘇云無疑當作務非是夫無兼國覆軍漢書貨殖傳注孟康云無發聲助也案或虐萬民以亂聖人之緒廣雅釋詁云緒業也意將以爲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殺天民剝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攘殺其犧牲王云剝與振義不相屬振當爲振字之誤也說文剝裂也曹憲音必麥反是剝振皆裂也故曰剝振神位自刺殺天民以下皆以四字爲句今本作剝振神之位之字涉上文取天之邑而衍攘殺其犧牲其字亦涉上文攘殺而衍則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將以爲利鬼乎夫

殺之人畢云舊作神據後文改戴云殺下脫天字滅鬼神之主廢滅先王賊虐萬民百姓離散則此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將以爲利人乎夫殺之人爲利人也博矣戴云殺下脫天字俞云博疑當作溥言不可通詒讓案俞校是也此疑當作夫殺人之爲利人也薄矣與上文不同戴說非又計其費此爲周生之本王云周字義不可通周當爲害財者生之本也用兵而費財故曰害生之本隸書害字或作㝵與周相似而誤竭天下百姓之財用不可勝數也則此下不中人之利矣今夫師者之相爲不利者也曰將不勇士不分畢云同忿詒讓案分疑當聲近段借字兵不利教不習師不眾率不利和俞云率讀爲將率之率利即和字之誤而衍者威不圉圉與禦通周書謚法篇云圉威德剛武曰圉孔注云圉禦也害之不久害疑當作圉形近而誤爭之不疾孫無義疑當作係國語吳語韋注云係縛也益謂係纍民人植心不堅與國諸侯疑與國諸侯疑則敵生慮而意羸矣

偏具此物 畢云偏當爲徧王云古多以偏爲徧不煩改字非徧之借字盖象傳莫施周偏公孟篇今子偏從人而說之皆是諱大戴記勸學篇偏禮樂志海內偏知上德皆以偏爲徧又漢書郊祀志其遊以方偏諸侯張良傳天下不足以徧封張湯傳徧見貴人史記並作偏若諸子書中以偏爲徧者則不可枚舉漢三公山碑興雲膚寸偏雨四海亦以偏爲徧然則徧之爲偏非俗寫之譌也而致從事焉則是國家失卒 畢云一本作足而百姓易務也今不嘗觀其說好攻伐之國若使中興師君子 此下有挩字疑當云君子數百庶人也必且數千徒倍十萬然後足以師而動矣久者數歲速者數月是上不暇聽治士不暇治其官府農夫不暇稼穡婦人不暇紡績織紝 畢云說文云紡網絲也績緝也織作布帛之總名也維機纕也集韻或字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然而又與其車馬之罷弊也幔幕帷蓋 說文巾部云幔幕也廣雅釋器云幔帳也幕帷詳中篇三軍之用甲兵之備五分而得其一則猶爲序疏矣 序疏二字義不可通疑當爲厚餘戰篇國之貧於師者必於遠輸遠輸則百姓貧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矢弓戟楯丁櫓三牛大車十去其六此說與彼略同然而又與其散亡道路遼遠 疑衍道路二字說文辵部云遠遠也糧食不繼僄食飲之時 畢云王逸注楚辭云僄佽也楚文義不相屬未詳之文俞云僄即際字張遷碑騰正之際是也昭四年左傳爾未際孟子萬章篇敢問交際何心也杜預通畧注並曰際接也此述墨子原文本作糧食不際即不接也與中篇所云糧食輟絕而不繼文異義同後人不達僄字之義據中篇改爲不繼而寫者兩存之遂作不繼僄耳案王俞說近是則役以此飢寒凍餒疾病而轉死溝壑中者 王云則役二字義無所取當爲斷役之誤宣十二年公羊傳斷役扈養死者數百人是其證不可勝計也此其爲不利於人也天下之害厚矣而王公大人樂而行之則此樂賊滅天下之萬民也豈不悖哉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若使此四

墨五

國者得意於天下此皆十倍其國之衆而未能食其地也食謂治田以耕者周禮遂師云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言四國荒土多地多民不能盡耕之也是人不足而地有餘也今又以爭地之故而反相賊也然則是虧不足而重有餘也重舊本譌動道藏本作重與中篇合今據正今遝夫好攻伐之君舊本遝作遻洪頤煊云明鬼下篇遻至昔三代文與此同遻當是遝之譌遝遻古字通用載云還當是儇字之誤王逸注楚詞云儇佞也則儇夫猶佞人也詒讓案洪說是也今據正下文云則此夫好攻伐之君可證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爲不義畢云以攻伐之據後文當云子以攻伐非利物與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爲聖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大取篇云辭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荀子非十二子篇楊注云類謂比類彼非所謂攻謂誅也依下文謂上亦當有所字說文言部云誅討也謂討有罪與攻伐無罪之異昔者三苗大亂舊本者下有有字王云郎者字之誤而衍者今據閒元古經天

平御覽引刪天命殛之日妖宵出日妖不可通日疑當爲有之譌外紀引隨巢子汲冢紀年云三苗將亡日夜出晝日不出則疑妖是衍文雨血沾衣引太公金匱云有苗時天雨血沾衣龍生於廟犬哭乎市云舊本拠於字又大作大王方合上下句法太平御覽禮儀部十引此正作龍生於廟大哭乎市文義不明大當爲犬犬哭乎市與龍生於廟對文開元占經犬占引墨子曰三苗大亂龍生于廟犬哭于市皆其證十七引隨巢子曰昔三苗大亂龍生廟當作龍生於廟詒讓案王校是也今據正通鑑外紀引隨巢子汲冢紀年云青龍生於廟夏冰地坼及泉畢云大平御覽引此云三苗欲滅時地震坼泉湧五穀變化民乃大振畢云震同震高陽乃命玄宮畢云舜高陽第六世孫故云玄宮下文禹征有苗正承此文而言又下文天乃命湯於鑊宮與此文同一例今本脫禹於二字則文義不明詒讓案類聚符命部引隨巢子云天命夏禹於玄宮有大神人面鳥身云云則非高陽所命也此文疑有脫誤今本竹書紀年帝舜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來朝禹親把天之瑞令畢云把文選注引作抱說文云瑞以玉爲信也詒讓案令文選東京賦李注引作命說文手部云把

握也以征有苗四電誘祇未詳疑當爲雷雷蒋振雷壞字爲田振震字通書無遬云治民祇懼史記魯世家祇作震是其證也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人面鳥身之神即明鬼下篇秦穆公所見之句芒也若瑾以侍義不可通若瑾疑奉珪之誤若古文作㚔奉篆文作㚔二形相似珪瑾亦形之誤儀禮觀禮記方明六玉云東方圭周禮大宗伯瘞四方玉云東方以青圭白虎通義文質篇云珪位在東方是珪於方位屬東句芒亦東方之神故奉珪猶國語晉語說西方之神蓐收執鉞矣藝文類聚符命部引隨巢子云有大神人面鳥身降而福之司祿益富而國家實司命益年而民不夭疑即指此事搤矢有苗之祥疑當作將將或通作㫐與祥形近而譌玉篇手部云㫐今作將同搤矢未詳苗師大亂後乃遂幾道藏本後作后廣雅釋詁云幾微也遂衰微也禹既已克有三苗句禹磨爲山川別物上下王云禹字下屬爲句禹猶於是也乃也下文湯奉率共眾武王禹襲湯之緒義並與此同又云磨字義不可通磨當爲磨磨與歷通周官遂師注曰磨者適歷中山經歷石之山郭注或作磨史記高祖功臣侯表磨簡侯程黑漢表作歷歷春申君傳襪磨之北新序善謀篇作歷樂毅傳故鼎反乎磨室燕策作歷歷之言離也大戴禮記五帝德篇曰月星辰是歷與離同義淮南精神篇曰別爲陰陽離爲八極然則磨爲山川亦謂離爲山川也離與磨皆分別之義故曰磨磨故書傳中磨字多譌作磨史記及山海經注磨字今本皆譌作磨又遬周書世俘篇伐厲楚策遬自棄於磨山之中今本亦譌作磨顏氏家訓勉學篇曰太山羊肅讀世本容成造磨以磨爲磑磨之磨則磨以磨爲磑自古已然矣卿制大極畢云說文云卿章也詮讓卿形近四篆文作卿與大篆文亦近故互譌鄉即嚮之省爾雅釋地云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鉛北至於祝栗譜之四極郭注云皆四方極遠之國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遬至乎夏王桀畢云文選注引作夏桀時遬舊本作還王云還字義不可通或曰還遬同遬及也還與遬字形相似而誤下文還至乎商王紂同又云還之誤爲還猶鱷之誤爲鱷漢書律厤志丙午還師今本誤作還中庸所以還作還哀十四年公羊傳祖之所遬聞也漢石經遬作還王說是也洪說同今據正天有輔命畢云輔當是詔字詮讓案輔疑當爲酷謂敬命也說文告部云嚳急告之甚也白虎通義號篇云嚳者極也嚳酷字亦通一切經音義云酷古文告嚳嚴二形

日月不時寒暑雜至易釋文引孟喜云雜亂也謂寒暑錯亂而至失其恒節五穀焦死
史記龜策傳說策紂云天數若旱國多妖祥蝗蟲歲生五穀不成鬼呼國王云呼下當有於字方合上下句法詒讓案御覽八十三引帝王世紀亦云鬼呼於國鸛鳴十夕餘鸛舊本作鸛盧云鸛字未詳若作鸛與鸛同詒讓案通藏本季本並作鸛今據改鸛字唐姚元景造象記作鸛楚金禪師碑作鸛並俗書譌變通鑑外紀夏紀云鸛鳴於國十日十夕不止即本此文通志夏紀鸛作鸛疑誤天乃命湯於鑊宮畢云舊脫天字據文選注補文選注作鑊王紹蘭云鑊宮即孟子牧宮天乃命湯於鑊宮往而誅之即天誅造攻自牧宮也治讓案孟子萬章篇趙注云牧宮桀宮別與此鑊宮異王說未塙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既幸其命於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之畢云文選注藝文類聚引作戡此俄字之假音說文云俄斜也爾雅云堪勝也詒讓案夏德大亂以下四句文義與下文重複疑校書者附記異同遂與正文淆混文選辯命論褚淵碑文注兩引亦無此數語畢所校乃下文之異文也湯焉敢奉率其眾是以鄉有夏之境王引之云焉猶乃也言湯既受天命乃敢率其眾以伐夏也王紹蘭云焉之爲言於是也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陰疑降之誤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於天天命融隆火畢云疑作降言命祝融降火王云降與隆通不煩改字詳尚賢中篇詒讓案國語周語內史過說夏亡回祿信於聆隧韋注云回祿火神聆隧地名左昭十八年傳鄭災禳火於玄冥回祿孔疏云楚之先吳回爲祝融或云回祿即吳回也是融即回祿此與周語所云一事也于夏之城閒西北之隅湯奉桀眾以克有蘇云有下脫夏字屬諸侯於薄禮記經解鄭注云屬猶合也畢云此作薄是也管子地數云湯有七十里之薄周書殷祝解云湯放桀而復薄其氏春秋云湯嘗約于鄗薄荀子議兵云古者湯以薄武王以滈呂于鄗薄皆作薄地理志云河南偃師尸鄉殷湯都也薄在焉南亳故城即南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爲名河南偃師爲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惟孟子作亳非正字也亳京兆杜陵亦從都之又桀薄惟孟子作亳非正字也亳京兆杜陵爲景亳湯亭見說文別有亳王號湯在今陝西三原縣地各不同鷹章天命爾雅釋詁云薦進也儀禮士冠禮鄭注云章明也通手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

不賓服則此湯之所以誅桀也遷至乎商王紂 遷舊本亦作
正詳上畢云文選注引作商
王紂時太平御覽作紂之
篇引湯之官刑曰上帝不
法言閻神篇曰事得其序
順序亦順也逸周書序曰
乃享字之誤莊子則陽篇
是其例也天不享其德文
讓案俞說是也尚賢中篇
用失時史記龜策傳說作
失百鬼嘗盎言祭祀不以時舉也兼夜中 有撓十日
雨土于薄 畢云太平御覽
紂年帝辛五
年雨土于亳 九鼎遷止婦妖宵出有鬼宵吟 文選蘇子卿古
詩李注引蒼頡
篇云吟有女爲男天雨肉
歎也 呂氏春秋慎大篇說
殷亡之妖云天雨血 棘生乎國道
國道謂國中九
經九緯之涂也 王兄自縱也 王云兄與況同況益也言紂益
自放縱也小雅常棣篇況也永
嘆毛傳曰況茲也茲與滋同滋益也晉語眾況厚之韋注曰況
益也無逸則皇自敬德漢石經皇作兄王肅本作況云況

益用敬德大雅桑柔篇倉兄填兮召閔篇矜兄斯引傳並
曰兄茲也案王說是也顧說同蘇鄂部徵子出奔之事誤 赤
烏銜珪 畢云烏太平御覽引作雀珪初學記引作書論讓案
太平御覽時序部引尚書中候云周文王爲西伯季
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于昌戶王乃拜稽首受取
曰姬昌蒼帝子亡殷者紂也宋書符瑞志同史記周本紀集
解正義引尚書帝命驗云季秋之月甲子赤爵銜丹書入于
鄴止于昌戶共書云敬勝怠者吉云云與大戴禮記武王踐
阼篇丹書文同與此異以上諸書並作銜書與初學記同呂
氏春秋應同篇云文王之時赤烏銜丹書集之周正亦與此
書降殷社事同疑皆一事而傳聞緣飾不免說異耳 降周之岐社 今本紀年帝辛三十
二年有赤烏集于周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 畢云太平御覽云命曰周文
王伐殷事類賦云命伐殷也 泰
顛來賓 藏云孟子云太公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
盍歸乎來即來賓之事也詩讓案泰顛與太公非一
人詳尚賢上篇 河出綠圖 北堂書鈔地部引隨巢子云姬氏之興河
出綠圖呂氏春秋觀表篇云綠圖幡薄從
此生矣淮南子俶真訓云至德之世洛出丹書河出綠圖 地出乘黃 周書王會篇云白民
背有兩角山海經海外西經同宋書符瑞志云帝舜即位地
出乘黃之馬劉賡稽瑞引孫氏瑞應圖云王者德御四方與

服有虔珠馬不過所紫則地出乘黃淮南子云黃帝治天下飛黃服阜高注云飛黃乘黃武王踐功踐功疑踐
阵之誤夢見三神曰畢云舊注藝文類聚引予既沈漬殷紂于酒
德矣書微子我用沈酗于酒孔疏云人以酒亂若沈於水故云漬淹也史記宋世家紂沈酗于酒詩小雅釋文
以耽酒爲沈也史記引通俗文云水浸曰漬畢云漬藝文類聚引作瀆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
之畢云舊注藝文類聚引作往攻之上文選注引作或武王乃攻狂夫反商之周攻狂夫疑當
文慶見往狂之夫形近而誤攻字又誤移著乃下遂不可通耳藏云狂夫疑獨夫之誤非天賜武王黃鳥
之旗畢云賜太平御覽引作錫北堂書鈔引隨巢子云天王御覽引作往攻之上
賜武王黃鳥之旗抱朴子云武王時與天給之旗
既已克殷成帝之來周書商誓篇云武王曰予惟甲子克致天之大罰曰帝之來革紂之曰曰予亦
無敢違大命與此文意分主諸神祀紂先王明鬼下篇云昔者武王之攻殷
略同畢云來當爲賚
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通維四夷維當作于上文說湯云通于四
受內祀疏者受外祀是其事也
方而天下莫不賓句
焉襲湯之緒詩魯頌閟宮云纘禹之緒毛傳云緒業也王引之云

言武王乃襲湯之緒也此卽武王之所以誅紂也若以此三聖王者觀
之則非所謂誅也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
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爲不義非利物與昔者楚熊麗畢云史記
楚世家云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始討此睢山之閒畢云討字當爲封睢山卽江漢沮漳
之沮詭讓案史記楚世家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者爲熊麗之孫繹與此
書不同梁玉繩云麗是繹祖雖爲楚望然則繹之前已建國楚地成王益因而封之非成王封繹始有國耳越王
緊虧盧校緊改緊云卽無餘也緊舊作緊非以意改畢本從之詭讓案緊虧無攻盧改緊爲緊亦無據今仍從舊
本無餘見越絕書外傳記地篇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字作余同但無餘遠在夏世此緊虧疑據周世越君始稱王者
言之史記正義引輿地志云周敬王時有越侯夫譚子曰允常拓土始大薄王漢書古今人表亦云越王允常與史記越
世家以允常句踐始爲越王不同此越王或當是允常與
又案國語世本並以越爲羊姓則疑緊虧或卽執疵詳後
出自有遽史記越世家云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
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吳越春秋云少

康恐禹迹宗廟祭祀之絕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餘水經
漸江水注云夏后少康封少子杼以奉禹祠爲越則與帝杼
同名疑說水經注又云秦望山南有巉峴峴裏有大城越王
無餘之舊都也故吳越春秋句踐語范蠡曰先君無餘國在
南山之陽則酈氏亦兼據趙說矣但此云出自有遽古籍無
徵國語鄭語云羋姓夔越與史記不同吳語韋注云越王句
踐祝融之後允常之子羋姓也又引世本亦云越羋姓也漢
書地理志顏注引臣瓚亦據世本明越非禹後大戴禮記帝
繫篇云陸終產六子其六曰季連是爲羋姓季連產付祖氏
付祖氏產穴熊九世注于渠婁緜出自熊渠有子三人其孟
之名爲無康爲句亶王其中之名爲紅爲鄂王其季之名爲
疵爲戚章王史記楚世家云熊渠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
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孔廣森云婁緜或當爲夔
越越卽越章也戚章字形之譌治讓案以世本帝繫證之則
國語之說不爲無徵左僖二十六年傳夔子曰我先王熊摯
漢書古今人表及史記正義引宋均樂緯注並謂熊摯亦熊
渠子竊疑夔越同出孔說似可通若然此出自有遽或當云
出自熊渠猶帝繫云婁緜出自熊渠也渠遽聲近古通用

始邦於越唐叔與呂尙邦齊晉此皆地方數百里今以幷國
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蘇云墨子當春秋後其時越方強盛
而晉尙未亡故以荊越齊晉爲四大

國不數秦者時秦方衰亂故也此可徵墨子在孔子後
而未及戰國也凡書中涉戰國時事者皆其徒爲之爾是故
何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
之始封諸侯也萬有餘畢云呂氏春秋用民云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戴云當
補國字文義始足今以幷國之故萬國有餘皆滅戴云萬國有餘當作萬有餘國而
四國獨立此譬猶醫之藥萬有餘人而四人愈也則不可謂
良醫矣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壤
地爲不足也我欲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也畢云來一本作來下同子墨子曰今若有能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者
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處攻伐久矣譬若傅子之爲
馬然傅畢本改傅云傅子言傅舍之人王云畢說非也傅當爲僮字之譌也僮今童字也說文僮未冠也魯語曰使
僮子備官史記樂書曰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宋世家曰
彼狡僮棄玉篇曰僮今爲童耕柱篇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

童子之爲馬也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
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人者亦農夫不
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
之爲馬也是其證洪云傳子當是傳子之譌方言燕齊之閒
養馬者謂之傳後漢書杜篤傳李注引方言傳養馬人也詒
讓案道藏本作傅王說近是蘇校同傅或當爲孺孺俗作𡁠
與傅形近孺子義同今若有能信効先利天下諸侯者効讀爲交同
聲段借字信交謂相交以信周禮大行人云凡諸侯
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大國之不義也則同
憂之大國之攻小國也則同救之小國城郭之不全也必使
修之布粟之絕則委之王云之絕二字不詞當是乏絕之誤
輸之委後漢書千乘貞王伉傳租委鮮薄注委謂委輸也
詒讓案王說是也周禮小行人云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幣
帛不足則共之畢云共同供以此効大國則小國之君說効亦讀爲交此
云交大國則不宜云小國亦當爲大國上人
文云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交大國之說是其證
勞我逸則我甲兵強寬以惠緩易急民必移呂氏春秋義賞
篇云賞重則民

移之高注云
移猶歸也易攻伐以治我國攻必倍攻當爲功之借字量我師舉
之費以爭諸侯之斃爭舊本作諍王云涉下文諸字從言而
誤今改蘇云諍義與征同詒讓案王校
是也說文大部云斃頓仆也或作斃釋文引
傳以証道蔽諸侯釋文引服虔作斃云斃踣也一曰罷也則
必可得而序利焉王引之云序利當爲厚利隸書厚字或作
厚見漢荊州刺史度尚碑口又作厚見三
公山碑形與序相似而誤詩序厚人倫釋文厚本或作序非
苟子王霸篇桀紂即厚於有天下之埶鹽鐵論國病篇無德
厚於民今本厚字竝譌作序此言量我與師之費以爭諸侯
之斃者則厚利必可得也明鬼篇曰豈非厚利哉今本厚作
序則義不可通俞云序亦厚之誤詒讓案俞說是也詳前
郭注云督察也
謂御正義其名即上文云我以義名立於天下也必務寬吾眾信吾師以
此授諸侯之師授字無義疑當爲援禮記儒
行鄭注云援猶引也取也則天下無敵矣蘇云句有脫字當作其
其爲下不可勝數也爲利天下不可勝數也此天下之利而
王公大人不知而用則此可謂不知利天下之巨務矣畢云巨舊

作臣以意改語讓案顧校季氏本正作臣是故子墨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王引之云今且今夫也中情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繁爲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也今欲爲仁義求爲上士尙欲中聖王之道尙上字涵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非攻之爲說而將不可不察者此也畢云舊脫下不字以意增王云不可不察者此也本作不可不察此者也此字指非攻之說而言言欲爲仁義則不可不察此非攻之說也今本此者二字倒轉則與上文今欲二字義不相屬矣節葬篇故當若節喪之爲政而不可不察者此也者此亦此者之誤尙賢篇故尙賢之爲說而不可不察此者也明鬼篇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爲將不可以不明察此者也此者二字皆不誤